快樂書房

魂鎖石澗

這是一件真實而恐怖「集體撞邪」事件。
大城石澗裏，原來有一隻不散的陰魂，在等待着你……

張宇 著

目錄

魂鎖石澗

這是一件真實而恐怖「集體撞邪」事件。

少女李麗梅，和同事結伴到荃灣大城石澗，遊玩時卻誤闖鬼迷陣，刹那間面黃似蠟，手脚冰冷，還露出凶狠而詭譎的眼神！衆人心知情勢危急，趁天黑前帶着麗梅找路逃走。

郊野公園忽然變成八陣圖，處處碰上「此路不通」的警告牌。絕望之際，一位神秘老伯忽現眼前。風景清幽的石澗裏，原來有一隻不散的陰魂，在等待着你……。

毒熱的太陽在恣意地狂照着大地，從大清早氣溫已經超過三十度了，未到晌午，氣溫已高達三十三度。曹柏堅推開辦公室門，額上的汗不停的往臉上淌，他深吸了一口氣，右手抽着胸口襯衣不停鼓動，無意識的企圖使身體盡速降溫，嘴裏卻叫着：「好涼快，外邊簡直熱死了，一點風都沒有，這種天氣真要命！」

坐在臨窗辦公桌上的趙國宇將視線從枱面文件移到進來的人身上，笑道：「我們這兒是林木處處的郊野公園，比起高樓大廈像屏風的市區，已經好得多了，還怨甚麼？」

他對坐的是一位四十來歲，皮膚黝黑，看似本地村民的男子，他正站起來，向曹柏堅站着的門前走去，嘴裏嘀咕着：「這麼熱的天，又那麼乾燥，我還是得到處走走，就怕會有山火發生！」

「放心吧，這要命的鬼天氣，又不是假日，那有外來的遊客？我剛從外……」曹柏堅還未說完，趙國宇案上的電話鈴響起來

「喂！我是趙國宇……」趙國宇拿起電話，才說了句便頓住，因見他的臉上，忽然露出

了錯愕的神色，辦公室裏的另外兩人，目光不由自主都落在他那邊，同時很留意他接電話的反應。

但見趙國宇拿着聽筒，只是很留意地聽着對面的說話，時而皺眉，時而露出驚訝之色，也不知是誰的電話？但大家都意識到，一定有甚麼事情發生了。

曹柏堅望了似本地村民那個男子一眼，聳了聳肩，低聲地說：「不會被你的烏鴉嘴言中，山火發……」

他的話尚未來得及說完，只聽趙國宇的聲音響起了：「好吧！你帶他們到辦公室來吧！」

當趙國宇將電話擱下，已立刻開口說道：「九叔在外邊見到幾個人，他們要求到野餐區那邊……」

話還未說完，辦公室的門已經打開，一個穿了件雪白背芯汗衣，頭戴草帽，下半身卻是這個郊野公園工作人員制服褲子的中年男人先走進來，隨着他背後是三男兩女，都是廿來歲的

年青人，其中兩人手上拿着俗稱「紙手抽」的巨型老式紙皮挽袋。

大家看着這幾個陌生來客，尤其是那兩個「紙手抽」，都目定口呆，因這種城裏已經罕見的紙挽袋，一般只是在賣香燭冥鏹的店才會使用，而呈現在大家眼前，外露在袋口的，正是完整未開封的香燭，以及俗稱「衣包」——附薦給亡魂們的紙糊衣物紙包。

「這是我們的趙區長！」帶這五男女進來的工作人員，為那五個訪客介紹了趙國宇的身份。接着又對趙國宇道：「就是他們了！」

五個年青人聽到介紹，非常有禮貌地向趙國宇點了頭行禮。

當趙國宇向面前這五個不速客審視時，其中一個長髮，身穿白色連身裙，大約廿一二歲的女孩子，令人忍不住多望她幾眼，除了有點焦灼不安的神色，她臉色黃得似蠟，好像患了重病的模樣。而她身邊另一個闊臉，短髮，年紀明顯是當中最長，該有廿八九歲的女子，很本能的用手摟着她的肩輕拍着，好像以此動作在安撫她似的。

與此同時，曹柏堅已箭步閃到領這些人進來的同事身邊，低聲地問：「九叔，發生甚麼

事？」

叫九叔的中年男子還未來得及回答，趙國宇已開口了：「聽我們的同事說，你們想在公園內『燒衣』（民間拜祭亡魂的一種儀式）？」

「是的，請區長特別通融一下。」手中挽着露出香燭紙袋，身穿白色運動衣及卡其短褲的男子用懇求的口氣道。

趙國宇又是皺眉，搖着頭道：「我們的同事剛才不是已經向你們解釋得很清楚了嗎？我們郊野公園除了燒烤場地的爐子外，都是嚴禁生火的！特別是你們要求要到野餐區那邊燒，更是絕不可能的。」

「我們明白規矩是不可違，若非必要，我們也不會這樣做，我叫何福全，我代表大家，請區長您特別通融一次吧！」好像是五人代表那位年青人再次作出請求，他說話的同時，除了那穿白裙的女孩，其餘的都不約而同拚命點頭，表示他們都有同樣的期盼。

「有這個必要嗎？」曹柏堅在旁邊忍不住了，他似乎對這五個年青人的執着很不以為

然，立刻打起官腔來：「你們沒看電視宣傳嗎，只要留一點點火種，便可能會燒了整座山。連清明拜山都被勸喻，我們這兒是郊野公園，不是墳場，燒衣怎麼燒到這裏來呢！真是的。」

但見五名男女面面相覷，好像有甚麼難言之隱似的，剛才作了自我介紹，那個穿運動衣的男孩子何福全，像下定決心，向年紀最長的女子道：「玲姐！我想還是將事情給他們講出來吧！」

叫玲姐的女子不假思索的點頭：「也只有這樣了。」

除了窗口冷氣機規律地發出微響，辦公室忽然變得很靜，每個人都在等着這年青人開口，當大家的視線全在這青年的身上時，卻見何福全忽然用手指着長髮白裙女孩子，道：「都是為了李麗梅！」

「呀！」曹柏堅的反應最是敏感，他本能便向叫李麗梅這穿白裙女孩望去！

不望猶可，一看之下，他的嘴巴張得老大，而且再也無法合攏——只見她黃似蠟的臉色，忽然變得發白，但僅僅一剎那，又回復了重病般蠟黃，教曹柏堅最吃驚的，是接下來的一

瞬，李麗梅臉上的肌肉突然全扭曲了。這種扭曲極之怪異，不是正常人能做得到的，是很凶狠，是很詭譎，很恐怖，如果勉強形容，只有在電腦上利用軟件將照片扭曲才可能達到這可怕的效果，因為看上去已經不成人的臉。甚至比鬼魂更可怕。

然而，李麗梅這表情，出現不過是一秒鐘左右，當大家聽到曹柏堅的尖叫而望過去時，李麗梅早已回復常態。好像身體極虛弱，又像受驚的小羔羊，瑟縮在玲姐的臂彎中，因此其他的人，完全不明白曹柏堅何以會忽然發出這樣的尖叫。

但大家來不及追問曹柏堅發生甚麼事，包括曹柏堅自己在內，因為何福全已經開口了：「我們是觀塘一家電子廠的員工，上月中的星期日，我們一共十六位工友，趁假期便來這兒野餐遊玩——」

＊　＊　＊

城門郊野公園很大，何福全似是一伙人的領隊，當他帶着大家，來到水澗附近時，女工友陳珊珊已蹲在地上，嚷道：「哎呀，吃不消了，還要走多久，又熱又累，我早就餓死了！」

玲姐在身邊附和：「對呀，阿全！快中午了，我看這兒也不錯，就在這裏野餐吧！」

何福全向四周環視一眼，這兒是塊不錯的空地，向前望去一排老樹，樹邊有市政府特別為郊遊人士設計的原木野餐枱椅，另一邊便是遊樂區，有些遊戲架，滑梯之類，還有足夠的空地，可以讓大家打羽毛球，因為他知道，今天同事們有帶備球拍來玩耍的。

「好吧！此處不錯，就在這兒開餐吧！」何福全像領袖一樣，向大家宣佈。

他身邊一個跟他年紀相若，卻戴了副太陽鏡的男同事劉華，問道：「不是說好要去爬爬大城石澗麼，離此地還有多遠？」

「很近，你看——那邊山下便是城門水塘，我們在這兒野餐，欣賞一下風景實在不錯，石澗就在前面不遠，一二百米左右，吃完午餐，看看有多少同事想去爬，到時帶大家一齊去！」何福全指着山下浮着些小石的水塘回答。

另一邊廂，其他同事們，已經開始將帶來的食物，餐具等等，搬到這郊野公園的餐桌上，特別是女孩子們，也有拉着幾個男孩子，急不及待取景拍照的。

像所有來郊野公園遊玩的青年人一樣，這十六位同一家工廠的員工，分兩三堆人吃着自携的食物，聊天拍照，打球踢毽子，各式其色，充滿歡樂氣氛。

把罐內最後一滴汽水都倒進嘴裏後的何福全，看看手上的腕錶，便對身邊的劉華及另一名身型略胖的男同事道：「是不是要去爬石澗？」

「當然，我今次隨大家來主要目的，就是想去石澗走走的！」劉華立刻站起來，又向面前同時站起那位身型略胖的男同事挑戰的問：「肥強，爬石澗呀，你吃得消嗎？」

叫肥強的男孩，抹了抹額上因剛才狂吃而流着的汗水，很不服氣的說：「別少看人，剛才一路走來，我比你們落後了嗎？」

「別鬥嘴了，要走便馬上起程！」何福全說着，回頭對拿着照相機，一頭長髮的女同事李麗梅道：「要不要和我們爬大城石澗？」

李麗梅望望眼前三個男同事，又向身邊的玲姐問：「玲姐，妳去嗎？」

玲姐搖搖頭：「別！天氣這麼熱，我找個樹蔭看看風景好了！」

「只我一個女孩子，我也不去了。」李麗梅揚揚手上的照相機，指指前面的遊戲架，拉着玲姐的手道：「我們今天還沒有拍過照，到那邊拍一張！」

接着，她把照相機遞給最近她身邊的劉華：「華哥，麻煩你替我們拍吧！」

劉華接過照相機，隨着兩個女孩往遊戲架那邊走去：「想怎麼拍？」

何福全他們見狀，也只有跟隨三人往同一方向去。

李麗梅拖着玲姐，走近遊戲架前，兩人手拉手的擺了個姿勢，道：「就這樣拍吧！」

「好！預備……笑！」劉華端着相機，鏡頭向着兩女，但聽「咔嚓」一聲。「好啦！」

「我要在這邊拍一張單人的！」正當劉華要將照相機交回李麗梅時，她卻爬到了遊戲架上。

遊戲架是由許多鐵枝以相等的距離，平均兩三英呎的闊度，成正方型的有五六格高度供孩子們攀登的立體鋼架，但見李麗梅手足並用的，很快已攀上了第一層架，正向着第二層爬上……

「阿梅！小心點……」

「小姐，你這邊背光呀，不能拍！」

玲姐與拿着照相機的劉華差不多一齊在叫着，而與此同時，也不知怎地，正在攀架的李麗梅，忽然腳踏了個空，手竟抓不牢架上的鋼枝，整個人就從架上跌下來。

這突然而來的意外，沒讓連同何福全，肥強尾隨而來的四個人震驚，甚至大家都覺得是很小兒科的事情，因為李麗梅只是在試圖攀向第二層架時失手墮地，第一層的鐵架不過離地三呎左右，人從這高度跌下來，雖說竟是坐到了地上，但受傷的機會微乎其微，誰都不會為此而緊張。

坐到地上的李麗梅，沒有呼痛，沒有驚叫，只是一動也不動，臉上亦沒有任何表情。

「阿梅！妳沒事吧？怎麼了？」玲姐是最靠近遊戲架的，因她才剛與李麗梅合照，故此她亦是首先趕到李麗梅面前的人。

李麗梅依然坐在原地，對玲姐關懷的慰問沒作任何反應，甚至眼睛也沒跟她接觸。

「喂！是不是掉下來扭傷了腳跟？」何福全見眼前情況有點怪異，對大家一廂情願的認為不可能受傷的猜測出現懷疑。

何福金的話剛問完，忽然，地上的李麗梅張大了嘴，用高吭得叫人無法忍受的尖銳聲音狂叫起來，那是只有一個人極度受驚或者遇到甚麼巨變才會出現的反應。

尖叫不但令接近她的幾個人呆了，就算其他在野餐場地各自玩耍或聊天的同事們，都嚇呆了，並紛紛的往這邊走過來。

李麗梅的尖叫不是一兩聲，而像是女高音似的，一口氣叫着幾十秒，既沒緩氣，也沒停過來。

最接近她的玲姐，望着眼睛完全沒有焦點，只是狂叫的李麗梅，都驚得手足無措：「阿梅，到底怎樣了？妳覺得怎樣，不要嚇我們呀。」

大概是過份尖銳的嘶叫，令嗓子片刻便喊破了，又或者叫得再沒有力氣，忽然李麗梅停止了呼叫，只不停的坐在那兒喘氣。

「出了甚麼事?」其餘的同事們，這時陸續也來到了遊戲架這邊。

應該說圍着李麗梅的同事們，此刻共有十五人，大伙兒在李麗梅尖叫停後，視線都全集中她身上，所以說沒有一個人走漏了眼，但烈日下的這群人，望着地上坐着的李麗梅，都有種背心冒着涼氣，直往脊椎骨透下去的感覺。

李麗梅還是李麗梅，沒少了條頭髮，衣服也沒破，人也完整不缺膀子或腿足，但本來膚色白淨的她，一張臉在尖叫後，突然變成蠟黃，那黃色該怎形容呢?就像泥一樣的顏色，這顏色根本不該會出現在任何人的臉上，包括肝病極嚴重的病人亦不會。

所有人面面相覷，在太陽的曝曬下，望着發生在李麗梅身上的變化，沒有人感到炎熱，有的也只是冷汗直冒。

「為甚麼會這樣?」

「阿梅到底怎麼了?剛才她見了甚麼會叫得那麼怕人的?」趕過來的同事，不知出了甚麼事，七嘴八舌的問。

玲姐此時看着仍不停在地上喘氣的李麗梅，也不顧肥強他們向大家解釋剛才出了的事，她蹲下來，抓着李麗梅的手，很焦灼的問：「妳覺得怎樣了？是那兒不舒服了嗎？要不要送去醫院？」

李麗梅的臉色依然蠟黃，像是無法緩過氣的不停喘息着，玲姐捉住她的手，回過頭對何福全道：「你來摸摸她，她的手冷得像冰似的。」

何福全此時已意識到不尋常的事出現在李麗梅身上，他也蹲下來抓住李麗梅另一隻手，果然，就如玲姐的形容一樣，但他對自己手上傳來的冰冷，不由自主打個哆嗦，一股寒氣冒起，直覺自己觸到的，是屍體的冰涼。

「現在怎麼辦？」陳珊珊是這群人中最膽小的女孩，她甚至不敢多望李麗梅，只將視線游向身邊的同事們，商討一個主意。

「我看無論如何，得先送阿梅回家，誰願意留下來繼續玩的可隨便！」何福全終於下了個決定，又向玲姐問：「玲姐，妳陪我一起送她吧？」

「我們也一起送她，萬一途中有甚麼事，也多些人幫忙呀！」劉華指指肥強插嘴道。

「唉呀！誰還有心情繼續玩，要走大家一起走吧！」陳珊珊鼓起勇氣，再看地上仍在大口大口喘氣的李麗梅，便道。

「趕緊過來幫忙收拾呀！」已有同事向其他人道。

每個人的心情都變得沉重，大家七手八腳的收拾及清潔場地，玲姐對劉華道：「阿華，你替我收拾我帶來的旅行袋及阿梅的東西，我在這兒看着她。」

阿華應了聲，亦與肥強往大家聚集的野餐枱那邊走去，遊戲架旁就剩了何福全及玲姐。

「來！阿梅，試試站起來，我們送妳回家。」何福全望着玲姐，示意彼此合力，將李麗梅從地上扶起。

李麗梅也不曉得是否聽得懂他的話，但在玲姐及何福全左右半攙半扶，雖還是喘着氣，卻總算站起來了。

「沒事的，慢慢走。」玲姐見到李麗梅終於能站起來，柔聲鼓勵道。

說來奇怪，站穩後的李麗梅，好像終於緩過氣了，不再張大嘴來呼吸，而且眼神有焦點，起碼玲姐是感覺到她正望着自己。

「來，走吧，我扶着妳，沒問題的。」玲姐見她這樣，懸浮在半空的心，總算踏實一點。

李麗梅在玲姐的扶攙及鼓舞下，真的開始緩慢地踏出向前的第一步，旁邊的何福全見到，也禁不住鬆口氣。

大伙兒望着李麗梅可以開步走，也都緊隨過來，反正只沿着來路回去，都不需帶隊了，仍跟來的時候一樣，平日談得攏的，分成幾堆的走着，但為了遷就虛弱的李麗梅，這條隊伍比來時速度慢了許多。

倒是開始自己走路的李麗梅，不知是否因這步行活動，令她血液恢復正常循環，扶着她的玲姐，感到她的手沒剛才的冰涼，甚至有點微暖了。但臉上那怕人的蠟黃色，卻仍未褪去。

「唉！真掃興，現在四點還不到就要回去了，也不知發生甚麼事？」墮在後面走着的有同事低聲的嘀咕。

「別這樣，你沒看到她的臉色嗎？一定有事的，還是回去好了！」也有人低聲在答。

「真可怕，平時阿梅皮膚白皙得水靈靈的，怎會忽然變到像拜神燒的元寶一樣顏色？她難道有甚麼暗病？」

「說是跌出的毛病，她從遊戲架摔下來呀。」

「胡扯，跌到臉色發黃？我可從未聽過有這種怪事！」

「咦！怎會走錯的？」後面的人在議論紛紛時，前面忽然有個聲音在驚呼。

「出甚麼事了？」眾人忙向前面趕去。

只見走在前面的肥強、劉華，這時向何福全望去，臉上滿是疑惑，而何福全卻是雙眼發直的望向前面，一臉的迷惘。

趕過來的大伙兒，此時已清楚是怎麼回事了——面前是一排高高的尤加利樹，樹的背後

是一列圍牆，腳下的山徑延到樹前便沒有路了，樹上卻釘了一個木牌，牌上四隻大字：此路不通！

「奇怪，我們來的時候，從未經過這地方，難道走錯路了？」何福全抓着後腦，喃喃自語，又逕自搖着頭：「不可能的，這一帶我熟得很，明明是沿着來路走的，為甚麼會轉到這麼個地方來？」

「郊野公園怎會出現那麼高的圍牆？我們明明循着來路走的……」

「快轉回去吧，明寫着此路不通，快往回走，一定是前面的路口，我們轉錯方向。」

何福全望着面前那「此路不通」的木牌子，雖然仍然有點不甘心，但看了李麗梅仍然蠟黃的臉，就不敢多想，只有接受大伙兒的意見，回頭去找正確的路。

十五分鐘後，一行十六人，望着面前光禿禿的山崗，山徑本是舖着花崗石板的，但到了山崗前沒有去路，只豎立了一條被風雨催殘得歪歪的木桿子，上邊釘着似曾相識，寫着「此路不通」四個大字的牌子。

劉華倒抽口涼氣，本能的抬起頭，但見頭頂是蔚藍的天，清晰得連一點白雲都沒有，他搖着頭，苦惱的自語道：「不會是做夢呀，這不可能是夢吧？」

「為甚麼又會走錯的？」肥強的聲音有點歇斯底里：「我們明明是沿着來路走的，這次我記得清清楚楚，還經過燒烤場的廢物箱，靠左便能走出大路，無理由會走到這奇怪的地方呀！」

陳珊珊看了肥強一眼，囁喘着向何福全道：「我們十六個人，卅二隻眼，怎會找不到出路？我們是撞邪了嗎？」

本來，大家的心中對兩次走錯了路，都已經浮起了不祥之兆，偏是陳珊珊毫不忌諱的講出口，頓時，每個人都作出了不同的驚恐反應。

「要是我們就這樣走不出去，那怎麼辦？」

「大家不覺得奇嗎？星期日明明該有許多遊客的，我們來的時候，沿路不知碰到多少人，但我們現在走出去，連半個人影都未遇過呀！」

「正是呀，山路都是靜悄悄的，剛才我們經過燒烤場，連半個人也沒有；不可能啊！來的時候大半的燒烤爐前已坐滿了人。」

大家七嘴八舌，越是交換意見，也就越是驚惶。

扶着李麗梅的玲姐，此時望向何福全，憂心忡忡的說：「阿全！你最熟這兒的路的，快出個主意吧！」

何福全的眉心都連在一起了，他望了望李麗梅，嘆了口氣，終於把自己心中的決定說出來：「我覺得，我們找回原路，返回我們野餐的地方，因為那兒可以看到水塘，萬一沒有路，我們向着水塘往下走，一定能走回公路去的！」

「對對！我們野餐的地點是望到城門水塘的，阿全的話對，我們先回到剛才野餐的地方，一定有路出去的！」立刻有幾個人齊聲附和何福全的建議。

「此路不通」的牌子，端端正正的插在面前的橡樹上，幾個人頓時像泥似的軟倒地上，

發出極之驚懼的呻吟。

有女孩子甚至哭起來：「我們撞邪了，我們再也走不出去了！」

劉華的臉色白得似紙：「到底出了甚麼問題，我們連野餐的地點也找不回去，怎麼辦？」

「我們走了那麼久，好像都被困在樹林中，水塘的影兒都沒見過！」肥強極度沮喪道。

「不會的，太陽都還未落山，現在才下午四點幾，大白天的，我們怎可能會撞邪？」也有人顫着聲在自我鼓勵。

「若真的走到天黑還走不出去怎辦？」陳珊珊已哭起來，「我現在已經很累，腳都走得起泡了。」

「沒有錯，一定是中邪了，我們走過的路，都不似在郊野公園內的，要不，怎可能會碰不到其他人？」連玲姐現在也有點崩潰了。

「現在怎辦？」劉華及幾個男同事，一齊望着何福全討主意。

何福全的臉色也變得青白，他心中徬徨到了極點，用盡了平時遊山遠足的智慧，還是拿捏不到半點辦法來。大概是停了一分鐘，在眾人充滿期盼的凝視下，深吸了口氣，「既然此路不通，我們還是只有往回去找別的路吧，總不能停在這兒等天黑啊！」

「天呀！怎麼又回到原地？這不是第一次見到『路不通行』警示的地方嗎？」肥強望着前面，聲音是顫抖的。

「為甚麼這個郊野公園忽然變成八陣圖似的，我們走來走去都找不到出路呢？」玲姐聲音是哭出來的。

何福全看着面前那排高高的尤加利樹，真是一點主意也沒有，望望腕錶，已經兩個多小時了，太陽已開始偏西，但他們被困在這片完全陌生的林子及山區，完全找不到出路。

他非常不甘心的開始環視四周，當他的目光轉向右面時，右面依着樹排旁面，忽然有個建築物吸引他的視線，本能便發出一聲「咦！怎麼上次來這兒時沒發現……？」

大家因何福全的驚呼，亦循着何福全視線的方向望去，每個人的反應都一樣，甚至有幾

個人張大了嘴，好像想說點甚麼？卻又想不到如何措詞？

「好像是間石屋，有屋可能有人，我們過去問問？」劉華指着眾人視線聚焦之處，有點興奮的說。

「對，對。」馬上有人附和。

「奇怪，為何上次沒發現有屋的？」何福全仍有點嘀咕。

「管不了這許多，上次我們的注意力太集中在前面，所以沒看到其他，那有甚麼稀奇啊，快去看看有沒有人在屋裏。」玲姐提了個合理分析。

兩人對話時，其餘的人已急不及待的向石屋那邊走去，當然，扶着李麗梅的玲姐及何福全，也立刻跟隨着大伙兒一齊走。

越近那石屋，越看得清晰，當十六人齊齊站在石屋前時，眾人面面相覷，想發表意見，但又不敢先開口，但明顯的從彼此的眼神中，可都是心意相通——這石屋的形狀太奇怪了！

屋的外牆是石砌出來，但跟平時見慣的石屋不同，它不是平頂的，而略呈圓拱型，更古

怪是正面除了一道木門外，牆上連半個窗也沒有。

誰都不敢對這古怪的石屋作出批評，他們好像擔心，有任何說話，會讓屋裏的人聽到，但大家眼神中都現出驚恐，憂慮甚至是戒備之色。大約呆立整整一分鐘，眾人的目光都移向何福全。

何福全的疑惑跟大家一樣，但感覺上自己既是領隊，上前叩門該是責無旁貸，於是，他在大家的期盼中邁向石屋的門前。

木門是很普通的，像戰前舊式樓房的木門，門上還有個小木窗，顯然是可以打開，讓屋裏的人觀察外邊的訪客。

木門周圍沒有鈴子掛着，所以何福全只有舉手在門上敲了兩下。

門敲過後，大家都有點緊張，沒有人可以預料，接下來將發生甚麼事？因為這個午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實在怪異到了極點，誰都無法預計，門會否打開？而屋裏住的會是些甚麼人？

雖然十六個人站在石屋前，但靜得連蚊子飛過也可以聽到，等了三十秒左右，門裏面一點反應也沒有，何福全無奈，只有鼓起勇氣，又再舉手準備敲門。

正當他的手快要碰到木門時，突然「咿呀」一聲，讓人雞皮疙瘩的聲音，劃破了這山區野地的死寂。每個人的心都像被提到了胸口，卅二隻眼睛都齊向聲音發出的地方望去——

木門上的那個小木窗打開了，儘管門上這小窗沒甚麼光線，但畢竟仍是大白天，眾人都看到，小窗裏出現一對眼睛及少許的人臉，只覺得那張臉是有皺紋的，不過沒有人能看得出這臉是屬於男的？還是女的？

見到有人應門，大家長吁口氣，何福全忙忙便道：「對不起，我們是來這兒旅遊的……」

話被打住了，因門上那片小木窗突然「呼」然關上。

「這……這……」何福全結巴着，他被忽然發生的事嚇得連話都說不下去。

從小木窗關上，到木門被打開的時間，沒超過十秒，只是木門開得很慢，幾乎是一吋一

吋的往裏面移動，當門開到差不多一呎左右，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門裏出現的人了！

那是個滿頭白髮，一臉皺紋的老頭兒，該有七十來八十歲吧？他穿着黑色的唐裝衫褲，很普通的鄉下人打扮，由於門沒打開太大，老頭兒的身軀擋住眾人的視線，誰也看不清屋裏是怎樣環境。

奇怪的是老頭兒的右手端着一隻很普通的碗，在大家還未有任何反應時，老頭兒的目光移到李麗梅臉上，手上的碗卻往前一遞，沙啞而低沉的聲音同時響起：「喝了它！」

一直扶着李麗梅的玲姐，事後仍記得清楚，當那古怪的老頭兒如此命令李麗梅時，她發覺身邊的人，幾乎是立刻的就掙開自己，向屋前走去——

沒有人來得及提醒李麗梅要當心或是其他甚麼，李麗梅像着魔似的已接了老頭兒手上的碗，沒半秒鐘猶疑，抑起頭便將碗中的東西喝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比變魔術更迅速，當李麗梅把碗裏的東西喝下，本來蠟黃似的臉色，剎間回復正常，沒焦點的視線，亦變回平時的明亮，好像從沒有任何怪異現像發生過在她身上似的。

「向那邊走吧！」在大家目定口呆時，老頭兒的手向右邊方向指了一下，說話的聲音仍然是沙啞低沉。

每個人本能循着老頭兒所指的方向望去時，但聽見「呼」的一聲，當大家轉回頭時，石屋的門已重新關上。

＊　＊　＊

「你們真的就走出去了？」曹柏堅是首先發問的。

「是！」何福全不假思索就回答：「我們依着那石屋主人指的方向，一點困難都沒有就找到原路出去了！」

「老天！」九叔望着眼前這幾個人，倒抽了口涼氣，「集體撞邪！我覺得是應該這麼說了，你們集體撞邪！」

對於九叔衝口而出的定論，辦公室裏的每個人，似乎都沒有異議。

趙國宇的雙眉，幾乎是蹙在一起，他望着何福全及玲姐等人，用充滿狐疑的口氣，問：

「你們說，你們迷路時，每走到無路處，都豎了『此路不通』的牌子嗎？是中文寫的？」

「對呀！」玲姐十分肯定的答。

「不可能！」曹柏堅馬上作出回應：「我們整個郊野公園，都沒有豎過任何這類牌子，我們一切路標絕對是中英對照，不會只寫中文的！你們也不知是走到哪兒……噢！九叔剛剛說你們集體……」

「我們這兒根本沒有你們所形容的石屋！」本來準備去外巡，村民打扮的中年人，屬於這個郊野公園技工的男人，此刻也忍不住插嘴。

「根哥！真的沒有嗎？」曹柏堅向這村民問：「會否在後山或集水區那邊？」

被稱作根哥的村民打扮中年人用肯定的口脗答：「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肯定沒有那樣的石屋！」

「但我們真的是靠石屋的老頭兒指了條明路才走得出去的！」玲姐道。

沒有人可以回答玲姐的話。本來大家都嫌辦公室的冷氣並不太涼快，只是在這片刻的沉

默問，每個人都有種背心發涼的感覺。

趙國宇將目光移到李麗梅那張蠟黃的臉上：「妳記得自己當時喝了甚麼嗎？喝完之後怎樣了？」

李麗梅有點害怕似的，望了趙國宇一下，又向玲姐望去，玲姐拍拍她的手背，像給她鼓勵，終於，她用輕得僅僅能在沒半點聲音的環境下，才能勉強聽到的聲音答：「只是一碗普通的水，只記得我本來是天旋地轉，連走路都無力的，喝了之後，就忽然精神和體力都回來了。」

「但妳現在……」打量着李麗梅，趙國宇盡量小心地措詞：「又覺得有點不舒服了嗎？」

李麗梅無語地點着頭。

性急的曹柏堅，衝口而出便說：「妳臉色很差呀！」

何福全馬上答腔：「所以我們今天來請求大家通融，就是為了她，她最近情況像是越來

越差了！」

其實不需何福全這麼說，只望着李麗梅那不似正常人，甚至連病人都不如的臉色，每個人都心中有數。

玲姐嘆了口氣，道：「我們那天回去後，雖然很害怕，也很擔心，幸好大家都沒有甚麼，所以只想着努力忘了這次的事情，甚至當作一場夢算了，但她的情況卻令我們無法不面對現實。」

這一次，沒有人作聲發問，大家等着玲姐往下說。

「起初回去那個星期，她也沒有甚麼，與平時一樣的，但後來，性情有點變了，口味亦有點跟平時不一樣，好像中午，我們有時會在公司附近的潮州店吃魚旦粉，阿梅的習慣是要用許多辣椒油的，現在半點辣就已受不了，連淚水都冒出來，以前她脾氣是公司裏出名的好，但有天忽然與我們的信差為了很小的事大吵，唉！反正就是性格越來越怪……」

何福全接口道：「令我們不能不來，是這個星期開始，她連一封信及開會紀錄都再寫不

出來了！」見到曹柏堅等人臉上的狐疑，他立刻補充道：「阿梅是公司的秘書，平時我們跟外國的書信往來，還有與客戶的會議紀錄，都由她負責的，但這幾天，她好像連半個英文也不會，亦忘記了怎樣打字。」

「不能這樣下去的，就算我們的老闆能諒解，但公司要運作的呀！」玲姐嘆了口氣。

＊　＊　＊

露出冥鏹及香燭的「紙手抽」已轉到玲姐的手上，何福全手中卻挽着盛滿水的塑料桶，劉華手中挽着正是燒冥鏹用的鐵筒，這些都是在郊野公園當技工的本地村民根哥為他們準備的。

曹柏堅及九叔，還有根哥都陪着他們一齊向郊野公園野餐區走去。

「這次是特別批准的，你們等會兒要非常小心，一點火種也不要留下！」因為大家都很靜，氣氛好像很緊張，所以曹柏堅找些話來打破沉默。

「不會有問題的，我們會很謹慎，放在桶裏燒，化了後再澆水……」玲姐回應着時，一

眾都已見到前面的遊戲架了。

相隔才一月，甚麼變化都沒有，烈日下的遊戲架那邊，半個人影也沒有，寧靜中有種令人心情輕鬆的感覺，特別是曹柏堅他們，很熟悉這兒環境，但覺這遊戲場面向山下的水塘，是郊野公園一個很宜人的景點。

「在那裏燒？就是她摔下來……………」曹柏堅問。

但他的話尚未說完，忽然，一直悄聲不響隨着大家步來的李麗梅，像發狂似的向着遊戲架那邊走——

「阿梅，妳怎麼啦？」玲姐喊着，本能覺得不妥，「快追她。」

幾個男人冷不防李麗梅突然有此舉動，都有幾秒的錯愕，只有根哥反應最快，在李麗梅飛身向前跑時，他亦以最快的速度在後面追了。

曹柏堅等對這邊的地形，十分熟悉，隨着大家往前追時，嘴裏更嚷着：「快回來，前面是石澗，有危險的！」

誰也想不到，一臉蠟黃的李麗梅，病懨懨似的，這時卻跑很狂快，幾個男人在她後面，都無法追上她。

在曹柏堅高呼中，眾人已隨着李麗梅走過了遊戲架那邊，向大城石澗那邊衝去！

「快點，快點！到了石澗就危險了，好易會跌下去的，尤其她失了理性……」趙國宇的聲音，十分焦灼的在眾人背後響起。

原來趙國宇在辦公室裏有點坐不住，責任心及憂慮使他也走出來，沒想到剛趕過來就發生這種意外。

說時遲，那時快，前面的李麗梅，已經跑到石澗了，她正往石澗一塊巨石爬上去。

「阿梅！危險，下邊是水池，跌下去會……」何福全一邊追，一邊警告。

可是，李麗梅充耳不聞，已爬到巨石上，當她完全站穩時，作勢會要往下跳——

畢竟，李麗梅身軀細小，爬石澗的巨石需用很大力氣，體能讓她的動作被拖慢了，幾個男人終於趕上來，何福全是首先抱着李麗梅，而根哥及九叔也已經同時爬上巨石上了。

「放開我，我要跳水！」李麗梅以沙啞的聲音在嘶叫，在何福全的臂彎中瘋狂地掙扎。

何福全有點站不穩腳步，眼看着快要與李麗梅一齊掉下時，根哥及九叔齊齊伸過手幫忙拉着她，但李麗梅比瘋牛更厲害，手足並用的掙扎着，對三個男人又打又踢！

據曹柏堅後來的回憶，當時一幕教他畢生難忘，臉色如泥般可怕的女孩子，被三個孔武有力的男人捉拿着，居然能不停的掙脱掌握，而她臉上扭曲的肌肉，使她的神情益加恐怖。

「別動！」就在四個人在巨石上搖搖欲墜，岌岌可危時，突然聽到根哥一聲大喝。

這霹靂一聲怒喝，情況急轉直下，明明像瘋牛似的李麗梅，像被人點了穴道似的，身子軟軟地倒在石上，再也不動了。

沒有人看清楚，根哥是怎樣出手，甚麼時候出手的。眼前的李麗梅，軟綿綿跌坐石上，她的右手姆指，不知何時被根哥兩指夾住，若按剛才她的狂勁，根哥兩根指頭，無可能可以制服她，但她偏偏像奇蹟般軟攤下來了。

都趕過來的人同時見到，本來臉色似黃泥的李麗梅，如今的臉上及手臂上，呈現出一塊

塊血斑及瘀痕，這現象從她入到郊野公園辦公室至發足往石澗狂奔時都沒有的，這是在軟倒地上後才突然出現的。

「快扶她下來，在上面太危險了！」趕到過來仍不停喘息的玲姐，害怕李麗梅又突然發難，忙道。

「夠了！」根哥雖然不再是斥喝，但他的語氣卻是嚴厲無比，兩指仍夾着李麗梅的姆指中節，「說！妳到底是誰？」

「我是李麗梅！」地上的人用沙啞的聲音回答時，蠟黃夾着瘀紅的臉，現出一種捉狹似的詭異神色。

「妳騙得了誰？」根哥凌厲的罵道：「妳真的要害死她才心息？妳到底要甚麼？」

「我要跳下去，我要下去玩……」李麗梅沒回答根哥的話，忽然語氣像個小孩似的，但說了兩句要玩後，又黃又瘀的臉，突然出現一種痛苦的神色，但見她接着又說：「好冷，好冷呀！」

「冷？」根哥問了句，好像有所領悟，立即又嚴肅的問：「妳覺得下面很冷，為甚麼還要扯她下去？」

「我冷……沒衣服穿……這兒好寂寞，想她來陪陪我！」李麗梅的聲音還是那麼沙啞。

「告訴我，妳到底是誰？」根哥這時轉過頭，向玲姐囑咐道：「點上香燭吧！」

身邊的曹柏堅，何福全等，聽到這兒，都有點意會，根哥的話才說完，都趕上來協助玲姐。

「妳放心，我們都準備好，立刻燒點衣服給妳，妳放過她吧，她不能隨妳去的。她與妳無怨無仇，是嗎？」根哥語氣此時變得溫和，不再似剛才的凌厲，而帶着商討的餘地了。

「不！我很寂寞，這兒……」

「我知道妳寂寞，妳總得告訴我妳是誰？有了妳的名字，我們才可以給你做場法事，妳寂寞，我們做法事時，燒兩個丫頭下來陪妳。」

「真的嗎？」

根哥轉頭看着七手八腳，開始燃點香燭，正把衣包放在冥鏹箱裏燃燒的玲姐，便肯定的說：「妳看到吧，妳很快就收到衣服了，我們怎會騙妳，但妳總得告訴我妳是誰？」

「我叫錢嘉芬！」李麗梅終於回答了。

「錢嘉芬？」九叔本來正在幫助整理金銀衣紙（冥鏹的一些別稱），突然重複着李麗梅吐出的名字，叫道：「我有印象，是十幾年前的意外！」

根哥望着，本來還無法完全塞進冥鏹箱中的紙衣包，在燃燒中，大半已化為灰燼，何福全正用揣來的鐵枝，將露出箱外未燃盡的一角，都塞進火堆中。

趙國宇在九叔的話說完時，正待詢問，眼睛望着李麗梅，不由自主地驚呼了一下。

但見姆指被夾着的李麗梅，本來泥黃色夾着許多紅斑瘀痕的臉，那些瘀痕已漸消失，而那黃泥顏色，也開始褪去。

「錢嘉芬！妳好好收妳的衣服吧！妳的事我們都清楚了，安心去吧，我們答應妳的，一定會做，很快有丫頭來陪妳，記得，以後也不要再『搞』李麗梅了，她不能陪妳的，記住

了！」根哥很誠意的說。

眾人都看見，聽了根哥的話，李麗梅的臉色，越來越白，換句話說，本來臉無人色的她，現在開始恢復正常了。

「妳真的答應吧？妳答應離開，我便放手！」根哥這時再對附於李麗梅身上的錢嘉芬問。

「嗯！我去收衣服了！」李麗梅的聲音，沒剛才的沙啞，只是微弱而無力。

「妳安心上路，好好走吧！」根哥說話時，突然將一直夾着李麗梅的姆指放了。

李麗梅仍軟坐在巨石上，根哥夾着她的手時，她的手被吊在半空，此時她那手撐着地，像是很累的樣子。

「沒事了！終於走啦！」根哥觀察着地上的李麗梅，道：「黃氣全褪消，她真的離開了。回去為她做場法事，我是指錢嘉芬。」

趙國宇看看手上的腕錶，向曹柏堅道：「應該完事了，你看着他們收拾好，千萬別留下

任何火種。我先返辦公室了。」

根哥似乎也覺得自己的事做完，聽趙國宇說畢，也隨着趙國宇走下巨石，往辦事處方向齊步。

兩人走過遊戲架，趙國宇忍不住問：「我調到這兒才三年，誰是錢嘉芬？你和九叔好像知道甚麼？」

「噢！十幾年前，就在石澗這裏，有家電子廠的員工，放假來爬石澗，當時發生意外，有個女孩子失足跌下，後腦碰到大石，失救死了，這女孩就是那個錢嘉芬，想不到這麼多年，還在這兒……」根哥用平淡的語氣回答。

趙國宇點點頭，「果然如此，剛才我也有點猜到大概也是這類事情，但你是怎麼會得制服她呢？」

根哥回答得更淡然：「我學過神打，這類事都懂一點兒罷了。」

——完——

後記：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大約是發生在二十年前尚未回歸的香港，所以郊野公園一切的標示，仍是中英對照。

而為免影響當事人，書中的人名全為作者虛構，但告訴我故事的人，親眼目睹「李麗梅」在光天白日下，臉色如何由蠟黃，滿佈被捏瘀似的顏色，怎樣恢復正常的整個過程。

有關「錢嘉芬」的意外，亦是千真萬確，往圖書館翻閱舊報章，可以找到當年曾經發生這宗意外的新聞。

至於何福全等十幾人，集體被困於山中迷路，直至見到那古怪石屋，而李麗梅喝了石屋內的老頭兒給她的一碗水，眾人經他指點，才能尋回出路一事，究竟這群當事人後來是否尋找到「集體撞邪」的真相，據告訴我這件真實往事的人也不知道。

在郊野公園工作的技工們，的確有一部份是由當地村民擔任，他們對周圍環境十分熟悉，據說事情發生後的半年左右，有次他們在執行「打火界」的工作時，在叢林中，意外地發

現了一個在亂草叢裏的舊墳，墳墓的形狀似個土饅頭，活脫脫就像何福全等形容的石屋外型，再配合他們所說，石屋無窗，只有一道木門——被發現的舊墳前豎立的墓碑，正是被風雨侵蝕得連碑刻都破爛的木塊。

至於這舊墳是否與怪石屋有關，就只能給我們添加一點想像了。

09-9-16凌晨4:45脫稿

夜半輕私語

陳露比是深宵節目《夜半輕私語》的主持人。一夜，有一把沙啞的聲音來電，自稱已慘死在大水渠裏，求她幫手緝兇。她起初以為是惡作劇，豈料三天後，警方找到男屍，並在屍身發現了一張電台的聽眾熱線紙條……露比被捲進了兇案漩渦，並發現與之有着驚人的關係。

「各位，現在又是我——陳露比在空氣中陪伴你們的時候，歡迎你們收聽這個節目——《夜半輕私語》，在以下這一個小時的節目中，歡迎你們打電話來，點唱你所喜歡的歌曲。又或者有甚麼心事，甚麼快樂事，想與我分享的，希望你們打電話入來給我……」

顧凡夫斜躺在沙發上，閉着眼，聽着收音機裏傳出那熟悉的聲音，他的唇角泛起一種很奇妙的微笑，好像有點不經意的，又好像似笑非笑的。

這時收音機傳出時下十分流行的一道情歌，當歌曲差多唱到最後時，聲浪很迅速的低下來，伴着最後幾節音樂，那位自稱為陳露比的節目主持人的聲音，又再次響起來了。

「聽完陳奕迅這首本星期已自流行榜第三名躍升到第一位的歌曲後，我開始接聽今晚第一個電話……喂！對！是你了，你是哪一位？」

「露比，我……真的是跟我説話嗎？」收音機裏傳來怯生生的聲音。

「對啦！不錯，是你呀！別緊張，可否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呢？」陳露比肯定的語氣，鼓勵着電話裏的聽眾的信心。

「我叫……阿美。」那怯生生的聲音回答。

「你好！阿美，多謝你打電話入來給我，可否告訴我，你有甚麼話想跟我談談的？」主持人用輕快的聲音在問。

「我好驚！這是我頭一次打通電話……我……沒有準備，不知該說些甚麼？」

「阿美，不用怕呀！你甚麼也可以說的……」節目主持人到底經驗豐富連忙便引導這位打電話入來的聽眾說話：「讓我猜一猜，你還是學生，對嗎？阿美！你可否告訴大家，你唸幾年級？」

「中三。」

「哎呀！唸中三！阿美，你豈不是很年輕，可否告訴我，你為甚麼這麼晚還不睡覺呢？現在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幾呀！」

「我明天不用上學。」阿美怯生生的聲音又傳來。

「原來如此！阿美，你是時常收聽我這個節目嗎？」陳露比在問。

「是的，我每晚都聽，露比，我很喜歡你主持節目……」那位年輕的聽眾，在主持人的引導下，原先的恐懼逐漸消失了，開始與主持人談得十分愉快。

顧凡夫在沙發上聽着聽着，突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子旁邊，把電話拿起來……

「哈囉！是你呀！這兒是《夜半輕私語》節目，可否告訴我你的名字？」陳露比為剛才的阿美播了她點唱的一首由謝安琪唱的新歌後，又接聽第二個電話了。

「……」然而，所有收音機旁的聽眾都可以聽到，在陳露比的說話完後，收音機裏竟有兩秒鐘的沉寂。

「喂！喂！電話裏的朋友，你已經接通了，請你開口吧，要不然，我要接聽第二條線的電話了！」陳露比對於類似的情形，十分有經驗，所以不慌不忙又道。

「露比……」終於，再經過兩秒鐘的沉寂後，電話對面傳出一個沙啞得來像夜梟般教人聽來混身不舒服的聲音。

「這位朋友，可否告訴大家你的名字？」

「我……我不知道我叫甚麼！」那沙啞的聲音這次回答得很快。

「親愛的朋友，你真會開玩笑了，你不喜歡告訴我們你的真名字？不若讓我給你起一個名字？」主持人對應付各種各樣的聽眾，經驗老到，所以並不在意……

「你是男孩子吧？聽你的聽音好像很成熟，不如我就叫你保羅，好嗎？」陳露比仍然用輕快的聲音道。

「隨便！」那聲音沙啞的聽眾又道。

「那我就叫你保羅了！」陳露比在空氣中說：「保羅，我聽你的聲音好像故意裝得那麼沙啞的，你以前是否曾經打過電話來，與我聊過天的？」

「沒有，這是第一次！」被主持人剛起了保羅名字的聽眾回答。

「我也是隨口問問，其實不管你是舊雨新知，都是那麼歡迎你打電話入來的，對了，保羅！今晚你有甚麼想跟我聊聊的？」

「我……我想請你替我在這兒呼籲一下，希望各位有聽過這個節自的朋友……，替我申

冤……」那沙啞的聲音從收音機裏傳出來，似乎越來越沙啞的了。

「哎呀！保羅！」主持人經歷過無數大風浪，聽了那保羅這麼說，依然笑嘻嘻的，不當一回事，仍然用極之輕快的口氣說：「這麼嚴重呀？是誰冤枉了你？你有甚麼冤情想告訴大家，快快說出來，我和其他聽眾朋友，一定會替你主持公道的；不會是你的媽媽冤枉你偷了她的唇膏來搽吧？」

陳露比不但對保羅這位打電話入來的聽眾，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未有半點動容，反倒跟他開起玩笑來。

「我不是偷唇膏，我是被人殺死了，但兇手是誰，我卻不知道，我想……請各位聽眾朋友，若看到甚麼人把我殺死的，告訴警方，替我申冤呀！」保羅的聲音越說越沙啞，又好像氣喘似的，越來越難聽。

「保羅！我猜你一定是個頑皮的男孩子，不過，我仍然很欣賞你的幽默，三更半夜，我們還是不要談甚麼被殺的玩笑，畢竟我們這社會暴力已夠多了……」

「所以不要再提甚麼殺人、謀殺這話題！」一個出色的節目主持人，尤其是主持接聽現場聽眾打電話入來的節目，除了懂得應付各種故意搗亂的聽眾外，更會懂得化險為夷，既不得失任何聽眾，又要不偏離電台及節目立場。

這位出名的節目主持人陳露比，確實不負盛名，在明知這位聽眾打電話入來搗蛋，依然笑嘻嘻的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把場面應付過去。

可是那叫保羅的聽眾，顯然不肯罷休，竟然對着電話喘了幾口氣，又道：「我真的死得好慘，請各位聽眾，看到甚麼人謀殺我的，通知警方吧！」

「唉！保羅你這玩笑是否流行的所謂黑色幽默呢？你說你已經死了，你又怎能打電話給我們？你說你被人謀殺，但今天報上似乎沒有任何人有關新聞呀！」陳露比用勸喻和暗示方法，那叫保羅的聽眾仍不斷的胡說八道，所以她決定改變方法，乾脆跟他開玩笑下去。

「我順便在這兒呼籲，我的屍體在一條大水渠下邊，再沒有人發現我，我怕會給沖出大海了……」

「保羅！玩笑開到這兒差不多了，很多謝你今晚打電話給我們，你需要點唱嗎？」陳露比覺得再往下説，這位惡作劇的保羅，花樣會層出不窮，所以便打斷他的話問。

「……」豈料，保羅這次根本不回答便掛了電話。

畢竟遇上這樣不禮貌的聽眾，作為節目主持人是不會太高興的，所以在電話被掛斷後，陳露比便道：「剛才給大家提拱了那麼個夜半奇談的節目，我想也足夠了，到底收音機旁許多聽眾，也像我露比一樣膽小的，所以我希望接着打電話入來的朋友，不要再嚇我了，露比聽完剛才的故事，已經有點害怕，若嚇病了可沒有人為你們主持節目！」

陳露比頓了一頓，又再次用輕快的聲音道：「我再接聽一個電話，大家和我猜接着下來的聽眾會是男孩還是女孩子呢？喂！我是露比……」

剛才的惡作劇電話，在主持人接聽第二個年輕人的電話後，經一輪輕鬆愉快的對答便完全沖淡了，甚至在節目未完時，大家都已經忘了，曾經有過那麼一個無聊的電話。

陳露比是電台裏非常受歡迎的唱片騎師，她除了主持《夜半輕私語》這個深宵節目外，

也在白天的黃金時間裏，主持另一個流行歌曲榜的節目，甚受聽眾歡迎。

許多大牌歌星，未必每個節目都肯上來接受訪問的，陳露比的節目，卻是每個紅歌星從不拒絕上去接受訪問的，無他，因為陳露比的節目收聽率高，對他們的唱片銷路及知名度有一定裨益。

陳露比年紀不過廿五左右，但主持電台節目卻有極豐富經驗，當她初踏大學之門，就已踏入電台作兼職的節目主持，未畢業已在廣播界嶄露頭角，當她在傳理系畢業後，全身投入這行業，事業馬上達到高峯，成為本地最紅的唱片騎師，現在她除了主持日夜兩個節目外，更是節目監製。

由於工作極忙，好像那夜來了個惡作劇電話的小事，一出直播室，她都已拋諸背後，再也沒有想起過。

豈料，第三天一早，當陳露比回到電台時，她的同事岳仲熹，在地下大堂的電梯口見到她時，便連忙扯着她問：「露比，聽說前天晚上，你接過一個怪電話？」

「前天晚上？」陳露比呆了呆，想了想，聳聳肩道：「我忘了，每天聽過那麼多電話，哪裏記得……」

「不是有個男人說他被人殺死的嗎？」岳仲熹提醒她。

「噢！原來你指那個電話？對呀！是有個無聊人打了這麼個電話進來。」有了岳仲熹的提示，陳露比終於記起那個電話來了，不過她卻好奇的望着岳仲熹，問：「無端端的，你怎會提起這事來？」

「你還沒有看今早的報紙嗎？」

「沒有呀！今早來晚了點，未來得及看報紙，怎樣了？有甚麼特別的新聞嗎？」

「你不知道，警方竟然在沙田的一條下水道，發現了一具男屍……」岳仲熹忙道。

未等他說完，陳露比卻冷淡的說：「發現了男屍又怎樣，難道跟那起電話有關係嗎？香港地，時時刻刻都有這種事發生，真虧你想得到，把那件新聞與我節目中的捉狹電話連在一起！」

「露比，我也不至於這麼白痴吧？」岳仲熹用無辜的口吻説，「不過，那男屍的身上，竟然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的電話，正是我們電台的聽眾熱線……」

「那又如何了？你難道以為真的是那個死者打電話來找我？」陳露比還是極之不以為然。

「我是沒有這樣想，但警方顯然不這麼想，他們今早上來，問我們的經理要去前晚你的節目的錄音帶回去聽，而且有個警員在辦公室等你回來，想跟你談幾句！」

「甚麼？居然有警方人員跑上來？天！他們怎麼會把兩件事扯在一起的？」陳露比有點震驚。

「快點上去吧，兩位警員還在會客室呢！」岳仲熹説。

當陳露比走入會客室時，果然見到兩名穿着便裝的警務人員在跟電台的經理説話。

「露比，這兩位是陳督察與李沙展，他們等了你好一會，想與你談談。」經理説道。

陳露比與兩位警務人員點頭招呼後，那位陳督察先開口了，「對不起！陳小姐，我們因

為發現了一具男性屍體，而他手上有貴台的聽眾熱線號碼，加上因為你前天接了個古怪的電話，故此上來想請問你幾句，希望你不要介意！」

「當然不會，協助警方撲滅罪行是我們市民的責任，你們請隨便問好了！」陳露比爽快道。

「我們剛才已經聽過當晚的錄音帶了，陳小姐，我想請問你，憑你主持接聽電話與聽眾談話的經驗，前晚那惡作劇電話，你是否認為那個聽眾沙啞的聲音是故意裝出來？」

「是的！我記得當時我也這樣問過他，但他否認了，我當然不會深究下去！」

陳督察點了點頭，又問：「你與許多聽眾談過話，有許多是不止一次，甚至是經常會打電話入來你的節目的，是嗎？」

「是的！我的節目通常都有一群基本聽眾！」

「那麼如果一些曾經不止一次打電話入來給你的聽眾，你是否有可能認得他們的聲音的？」

「有可能，而且經常會！」

「包括他們化名打電話進來？」另外那位李沙展突然插嘴。

「那要看情形，有時對方的聲音比較特別，或者語氣與眾不同的，就算他們化了個名字，也都很容易可以認出他們來的！」

「最後一個問題了，陳小姐，那晚與你通電話，被你替他起了名字叫保羅的聽眾，你憑你的專業經驗，是否認為他是首次打電話入來？你以前從未聽過那聲音的？」陳督察又問。

「……是的。」陳露比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很慎重的考慮了兩分鐘。

「好了！我們沒有別的問題要問了，謝謝你合作！」陳督察含笑站起來。

「陳督察，不介意我請教你一個問題嗎？」陳露比這時反過來開口。

「當然不！請問好了。」陳督察仍然極有禮貌。

「你們不會真的以為死去的人會打電話去我的節目透露自己伏屍地吧？」

「噢！陳小姐，我想你一定誤會了，我們當然不會相信有那麼無稽的事，但我們卻考慮

另一問題，那天打電話給你，是否有可能是兇手呢？」

「甚麼？兇手？你意思是殺了人，棄屍水渠下，然後故意打電話入來給我，好引起人注意？」陳露比失儀的驚叫起來。

「小姐，是有這種可能的，犯罪心理學是很奇妙的，正如有些兇手殺了人之後，喜歡潛回案發現場，看看警方人員怎麼忙碌的，也有罪犯做案，是以挑戰警方為目標，所以我們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

整個上午，電台的同事們，都在談論着前晚陳露比的節目，接入一個有可能是兇手打來的怪電話，各人議論紛紛，有的認為可能性不大，有的卻和陳督察的意見一樣。

本來，陳露比自己從一開始就覺得，那只是一個惡作劇的電話，沒想到碰巧會有一具男屍被發現在那個電話中所提過類似的地方，但警方居然有那麼的顧慮，這也使她有點不大舒服。

到了下午，連記者也收到消息，許多記者便湧到電台來，爭着訪問她。

本來，陳露比與記者們就十分稔熟的，因為她除了主持電台節目，有甚麼電台的大型綜合節目，她都是司儀，所以見報率比起一個中等知名道的電視藝員，有多無少。

但有關這件事，陳露比對記者這樣回答的：「我知道的其實跟大家聽到的一樣……」

陳露比頓了頓，又繼續說：「所以你們訪問我，我也不知道有甚麼可以說！」

「露比。聽說連警方人員也來問你，可否告訴我們究竟警方需要你提供甚麼資料呢？」有個記者問。

「沒有甚麼特別的，不過是有這個巧合，所以警方循例問問！」陳露比當然不至於把陳督察跟自己的對話，向記者們透露。

但其中一男記者卻突然問：「露比，你對前晚那個電話，有甚麼想法呢？」

「我？」陳露比想了三秒，便道：「我好怕呀，別忘了，我主持的節目是半夜直播的，半夜電台的工作人員不多，我獨自在錄音室中，接聽聽眾的電話，實在想不到有朋友打電話來

這樣嚇我，所以如果各位記者朋友肯幫我忙的，請也替我呼籲一下，請愛護我的聽眾們多疼我一點，以後不要打這種會嚇壞我的電話進來！」

又有一個女記者問：「露比，你對今次發現男屍的現場，與當晚的神秘電話所說的地點一樣，有甚麼想法呢？」

「我想那純綷是一種巧合！」陳露比平時很樂意接受記者訪問，但此刻卻用十分誠懇的口氣對記者們道：「各位，我很感謝大家這麼關心我，不過這件事總教我有點不安，所以各位如果真是體諒我的，希望筆下留情，不要再渲染這件事，因為，我害怕萬一引起惡作劇的人，以後經常打這種電話入電台，無論是給哪一個主持人，亦不大好呀！」

「露比，你放心吧！我們懂得怎麼做的。」

「對呀！我們跟你那麼好的朋友，一定不會使你為難的。」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記者們也真合作，次日見報並未有怎麼提起這事。

恰巧這天是星期六，陳露比只是逢星期一至五主持《夜半輕私語》，星期六、日則是由其他唱片騎師主持，換言之，週末晚上，等於是她的假期。

五點鐘踏出電台門口，顧凡夫駛着白色的日本小房車，恰巧也來到電台的停車場，陳露比很快的上車後，顧凡夫很輕鬆的問她：「今晚想到哪兒去吃飯？」

「我沒有心情，想回家去！」

「為甚麼呢？電台裏的工作很煩嗎？那更要吃一頓好的，你自己沒照鏡子，越來越瘦了呢！」顧凡夫很憐惜的看她一眼道。

「不是工作，是那個電話！」陳露比皺着眉說。

「傻瓜！真是太傻了，不是跟你說過嗎？警方也是循例問問，那只是個捉狹鬼的惡作劇，當晚我也有聽你跟那聽眾的對話，聽他的沙聲，就知道是故意裝出來的，對付這種無聊人，你放在心上，不是自討苦吃嗎？」顧凡夫勸道。

「本來我也這樣想的，但不知道為甚麼？我好像心裏很不安，彷彿有甚麼事情將會發生

似的！」

「你心理作用，不過，也難怪你會這樣，警方問你，記者又訪問你，明明是無聊事，被弄得煞有介事的！」顧凡夫搖了搖頭，柔聲的說：「我一個星期只有兩晚可以和你一起舒服的渡過，你怎麼要返家呢？來，我們去赤柱吃晚飯，然後到海灘走走，你不是很喜歡那邊的海灘嗎？」

男朋友這麼的說，陳露比不忍心拒絕他，可是整個晚上，她雖然跟顧凡夫有說有笑，但只有她自己明白，心裏始終有件事，不能放開！

「小顧，我有個預感，那個無聊聽眾，仍會打電話給我！」當她走在沙灘上時對顧凡夫說。

「你也懂得說，他是無聊聽眾了，你竟會受這種人影響？而且你主持節目那麼受歡迎，這麼多少年人打電話來，他就算要打入來，也不容易呀！」顧凡夫樂觀的說。

「但我也不明白是甚麼緣故，自從警方人員來找過我之後，我就一直心裏十分不安，總

是患得患失的。」陳露比悶聲道。

「你自己也曉得，那只是巧合，但太多人煞有介事的談論，直接影響你的情緒，這並不出奇！」顧凡夫安慰她道。

「但你知不知道，警方人員告訴我，那天的電話，有可能是兇手直接打電話入來，根據犯罪心理學研究，他們是有可能這樣做的！」陳露比頓了頓，又說：「每當我想到我可能是跟殺人兇手聊天，我就很緊張……」

「這不過是警方的推測，怎可以作準呢？傻瓜！你一向都很專業的，怎會那麼容易受影響？」

「我現在好怕走入直播室，只要那些入來的電話紅燈一亮起，我的情緒自然會很緊張，我真怕會在節目中講錯話！」

顧凡夫當然明白，陳露比的工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尤其應付現場直播和接聽電話，一點錯也不能犯，所以陳露比的擔憂他極明白的，便道：「你千萬別這樣想，盡量放輕鬆

點，以前有過要等你下班的變態色魔打電話入去給你，你不是也應付得很好嗎？露比，我很相信你絕對能應付得來的，切不可自己亂了陣腳。」

顧凡夫這幾句鼓舞的話，對陳露比果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你說得對，當時那色魔打電話入來，說知道我住在哪裏，又說要在我家附近等我，我都不害怕，現在沒有理由要緊張呀！」

經顧凡夫費了不少唇舌，陳露比終於回復了信心，兩個人在沙灘上漫步，過了一個十分愉快的週末晚上。

到了星期一晚上的《夜半輕私語》節目時間，初入直播室時，陳露比還是有點緊張的，不過到底她是很專業且經驗豐富的主持人，當她面對機器，向着空氣說話時，她已經渾忘了甚麼兇手問題，完全回復平時的輕鬆愉快。

擁護她的聽眾，仍然是爭相打電話入來，而每個入來的電話，都十分正常，那些年輕聽眾很愛跟她談話。

與聽眾談話的內容，與平時大同小異，有的是點唱的，有的是特地打電話來，向她訴說功課壓力大，也有跟她談論愛情的問題，亦有些是天南地北，主要就是要跟她說說話，就已心滿足的。

星期二晚，節目同樣順利，連陳露比自己，也忘了先前的憂慮。

「各位朋友，很快又到星期三晚了，時間過得真快，一過了星期三，很快又到週末，不知道大家是否與我一樣，我總愛把一個星期分成兩半，星期三之前，算是一個星期的開始，但過了星期三……」陳露比特別動聽的聲音又在收音機裏飄出來。

「前晚有位聽眾打電話來，想點唱陳潔靈的《今晚夜》，當時我沒有這首歌在手上，今早回來特地到唱片房揀了這首歌，現在就把這首歌送給那位叫仙蒂的朋友，同時也送給大家──陳潔靈的《今晚夜》……」

當音樂響起之後，陳露比很輕鬆的拿起咖啡喝了口，同時準備好要播放的第二首歌，當音樂完結之後，她便說：「聽完陳潔靈的歌後，聽聽今晚的電話……」

「喂！我是露比，你很幸運，成為我們今晚第一位接通的聽眾，可以告訴大家你的名字嗎？」

「我叫阿賓。」一個年輕男孩子的聲音響起來。

「哈囉！阿賓，你今晚想跟大家談些甚麼呀？」陳露比用她一貫輕快而充滿親切感的語氣在與電話裏的聽眾說話。

電話大約談了三分鐘左右，在那位叫阿賓的男孩子點唱了時下最流行的一首劉德華的歌曲，陳露比跟他說了再見後，便又再接聽第二個電話了

「你很幸運，今晚第二個電話就是你了，告訴大家你叫甚麼名字吧？」

「露比，你叫我保羅！」電話中傳出熟悉的、沙啞非常的聲音道。

本來心情與精神十分輕快的陳露比，乍聽那聲音時，整個人都是一怔，頓時，收音機旁聽眾立刻發覺，空氣中竟有十幾秒鐘的沉寂。

「……保羅！我當然記得你，你是那位很喜歡開玩笑的朋友，不過我希望你今晚不要再

說那些黑色玩笑，上次我也說過，我膽子其實很小，而且又是女孩子，你也不忍心讓我半夜三更獨個兒在直播室中膽顫心驚的與大家做節目吧？」在沉默了十幾秒後，露比就再次開口。

「不！你誤會了，我今晚打電話來，是要多謝你的，如果不是透過這個節目跟你通電話，我相信我的屍體不會那麼快被發現，所以，我特地打電話來是要謝謝你的！」

本來露比想立刻警告那位聽眾，要他不要開玩笑，可是那個被露比改名叫保羅的人，說完那番話之後，便立刻把電話掛斷了。

陳露比對着米高峯呆了三秒鐘後，才恢復正常：「剛才的朋友實在太令我失望了……」

「不過，可能這位朋友晚上睡不着，所以打電話來尋開心，雖然他這種黑色玩笑令我很害怕，但沒有辦法呀！我這個節目接聽各位朋友的電話，是希望藉着空氣與大家對話，聽大家傾訴一些你可能願意跟我分享的心事，有個別一兩位朋友要佔用這個時間來惡作劇，我也無辦法，因為我們的熱線是公開的，但願以下接入來的電話朋友，真的會與大家談談他的心裏話！」陳露比是第一次，在電台節目中，流露了自己真實的不滿感情！

已經死去的人是絕對不能打電話的，所以《夜半輕私語》這節目中的聽眾保羅，一下成為許多電台同事談論的話題，大家一致認為正如陳露比在節目中所説，那是個閒極無聊的人，在半夜三更故意打電話入來開電台主持人的玩笑。

為了這件事，次日露比便與電台的節目總監研究對策。

「我明白，你因為這個無聊的聽眾電話受到騷擾，不過，他能打得進電話來，機會不會很大！」

「總監，我懷疑這個無聊的人每晚都打進來的，只不過就如你剛才所説，他並不能那麼幸運，每次都能接得通，但亦無法保證，他次次接不通的。」陳露比道。

「你想我怎麼做呢？」總監問她。

「本來我是可以逼自己不當一回事的，但總監呀！我實在不願意在節目中會被逼出壞的情緒，影響到節目的質素，所以可否請人替我先接了線，問清楚沒有可疑才讓電話接入來

呢？」

「可是，日間的節目可以這樣，半夜節目……其他同事都收了工，若這樣做，除非付加班費，那節目的成本……唉！好吧！權宜之計，明天我便找個同事晚上回來先接電話！」總監答允道。

「謝謝你，總監。」陳露比如釋重負。

總監望了她一眼，狐疑的問：「其實我真不明白，你一向做節目都很淡定，又很有經驗的，今次怎會這樣的害怕呢？那根本是個巧合而已，真是不能明白，你怎會怕得這樣？」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理由？但無論如何，我不希望再接到那樣可怕的電話了！也許我實在太久沒有放過假了，精神很緊張，總監，你最好能給我一些假期！」

總監聽了她的話，忙忙搖頭，道：「你不用說了，我寧願找人給你接電話，萬萬別提假期，你放了假，節目收聽率大跌，廣告客戶把廣告都抽起時，我怎向上頭交代？」

「總監，別把我說得那麼重要，這個世界沒有誰都可以的，我有兩年沒放過假了，就算

今次你不許我放假，遲陣子，無論如何也要給我假期，否則我支持不來……」

「好好！這個我們遲點再說，現在我替你安排同事每晚回來替你接電話，將來讓我們把節目作總調動時，一定給你假期！」總監不等陳露比說完，已打斷她的話。

「其實，我也不明白，你為甚麼要那麼害怕，那個保羅第二次打電話給你，足以證實他真的就是故意打來跟你開玩笑的，你還怕甚麼？」

坐在陳露比家中客廳的顧凡夫，見到陳露比悶悶不樂的樣子便安慰她。

「到底上次警方發現那宗下水道渠邊男屍案，抓到人沒有呢？」陳露比問非所答。

「我怎麼曉得？」顧凡夫聳聳肩道。

「你是記者呀，你怎麼不去追追這宗新聞？」

「小姐呀！這麼雞毛蒜皮的新聞，誰去留意？」

「對了！提起警方，那個甚麼保羅是甚麼回事？萬一他真如警方所說，是個兇手，我還不是一樣害怕嗎？」

「真是傻瓜！這有甚麼可怕的，那厮只是無聊，這世界上無聊的人實在太多了，你自己做電台的，難道你就不覺得，這城市無聊的人多得很，單是打電話入來找你聊天的聽眾，已經夠無聊了！」顧凡夫不以為然說。

「喂！你別太過份呀，連我的職業你也侮辱？」陳露比臉色一沉就道。

「我怎會這樣子，我只是說那些打電話來講無聊點唱的小孩。」顧凡夫忙忙解釋。

「他們也不是無聊呀，你只是年紀太大，沒有他們那種心情而已，你可別胡說。對啦！還是說正經的，你替我去查查那件男屍的案件有沒有下文？到底是謀殺還是自殺？兇手抓到沒有？」

「唉！小姐呀，這種新聞如果有甚麼大進展，警方也會發佈消息呀，現在聲沉影寂，可見案情一定是膠着，還用去查？」

「你積極點好不好，就當是為了我去查，這可以吧？」

「好好！我去查！」女朋友大發嬌嗔，顧凡夫只好屈服了，「其實，我也不明白你，查

到又怎麼樣？整件事根本就只是個巧合，你卻為了一個捉狹鬼的電話，牽腸掛肚，多不值得呢？」

「你不會明白的，連我也解釋不來，但我總有個感覺，這件事還有下文，那個保羅，還會來找我的！」

「不要胡思亂想。」

「反正你一定要替我去查查，若有甚麼消息，你要第一時間通知我。」

「知道了，小姐！」顧凡夫無可奈何的說。

半個月了，《夜半輕私語》這個節目，再沒有被任何無聊電話騷擾過，替陳露比接電話的同事，也沒有再接過任何一個聲音沙啞似那個保羅的電話，所以陳露比的精神，總算鬆弛了許多！

總監提出要是再沒有問題，便要取消找人先接電話了，以免增加節目負擔，雖然陳露比是有點不願意，但也明白電台不可能長期供應個接線生給自己，所以也同意了。

與此同時，她那當記者的男朋友顧凡夫，卻沒有查到有關那被發現在下水道的男屍的任何進一步資料，只知道男屍驗屍結果顯示是被謀殺的！

然而，警方的懸案多得很，雖然當初警方也設立了個專案小組負責調查，但拖了整個月時間，案情膠着時，警隊另有其他新的案件要辦，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那個專案小組也解散了，先去調查其他事件了。

終於噩夢成為過去，陳露比又回復以往那樣，每天晚上做完節目，她的男朋友會送她回家，有時會先去吃點宵夜，又或者在她家坐一會兒才回去，平時她能夠睡落床，已經是兩點半後。

這一晚，顧凡夫因為有件突發新聞要追，所以一早打電話給她，不會去電台接她放工，所以回家後隨便吃點宵夜便睡覺了。

沒想到剛有點睡意時，突然床頭電話便響起來。

準是顧凡夫剛下班，所以打電話來，陳露比抓起電話，本能便問：「怎樣了？現在才下

班？」

「陳小姐，是我！」電話裏傳來熟悉的沙啞聲音，當陳露比聽到這聲音時，甚麼睡意都給驚醒了。

「你……是你？你怎會知我的電話號碼的？」陳露比第一個條件反射便是這樣問。

「我知道你不希望我打到電台影響你做節目，所以我便打到你家裏來！」

「你到底是誰？你為甚麼要捉弄我？」

「陳小姐，我沒有惡意，我不是跟你說過，我很感激你，由於你的節目，才讓警方找到我的屍體，我根本沒有惡意……」

「你還在胡說八道？」不知如何，當陳露比聽到對方這麼說時，她覺得自己的被窩忽然之間變得寒冷！

陳露比未等那人把話說完，卻已把電話擲下。

「不！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任何有關你的事，求你不要騷擾我，不要……」擲下電

話的她，還在歇斯底里的叫着。

直到她發覺，其實自己再聽不到任何聲音，她才總算定過神來。

第一時間跳起來，就是打電話到顧凡夫家去，還好顧凡夫剛下班回來，聽到她的聲音，便向她問：「怎麼了？這麼晚還打電話給我，是惦念着我睡不着嗎？」

「小顧，剛才那個保羅打電話來給我，說要告訴我誰是殺死他的兇手！」陳露比在電話中緊張萬分的說。

「你做夢了！唉！都過了那麼多日子了，怎地你仍然忘不了那件事呢？」顧凡夫在電話中嘆了口氣答。

顧凡夫聽了陳露比的話，根本不以為意，只認為她不過是做了個惡夢，所以才會這麼輕鬆的笑她。

「不！我是說真的，我剛才的確是已經睡了落床，但電話忽響了，那廝打電話來……」

陳露比把剛才的情形，一五一十全告訴男朋友。

「還說不是在做惡夢，你想想，那人怎會有你家的號碼？而且，死了的人又怎會打電話，你就別傻了！」顧凡夫聽完之後，依然是十分輕鬆的說。

「不！這是真的，我告訴你，當那廝與我對話時，突然之間我是感到被窩冷得很呢！」

「這是你的心理作用！」顧凡夫仍然不以為意，更道：「太可惜了，你為甚麼電話要扔得那麼快，你應該聽聽他到底說誰是兇手，說不定真可以給警方提供資料！」

「你還開玩笑？」陳露比幾乎用哭泣的聲音道：「我就是怕，萬一全是真的，我才不要捲入別人的謀殺漩渦中！！」

「小姐，你別太富幻想力了，哪裏有這麼嚴重，他可能是一個你的聽眾，查到你家裏的電話，故意打電話來開玩笑的，你這麼認真，不就故意捉弄你嗎？」

「不會吧？」顧凡夫自始至終的輕鬆態度，對陳露比說來不無鎮定的作用。

「你相信我呀！怎會有鬼魂打電話給你？把電話插頭拔出來，好好的睡一覺，保證你明天不會有事！」

「真的？」

「當然，你怕甚麼？電話插頭都拔了，就算他要再找你也無從，聽話好好睡，明天中午我陪你午飯！」

有了顧凡夫這幾番好言安慰，陳露比終於定下心來，「我便聽你話把電話插頭抽出來，你明天中午到電台接我？不！免你趕得辛苦，還是約個地方見！」

次日中午，顧凡夫與陳露比在約定的餐廳見面後，很自然的，話題依然是昨夜那電話！

「小顧，你猜打電話去電話公司，可以查到誰打這個電話給我嗎？」

「小姐呀！你以為電話公司有這麼多人力，去做這種事？別異想天開了！」顧凡夫不由自主，覺得有點啼笑皆非。

「但我現在很害怕，那廝可能今晚還會打來的。」

「這很容易呀，你臨睡前，依我教你的辦法，把插頭抽掉，就算要騷擾你也無法呀！」

「但老是把電話抽起來，會很不方便的！」

「當然不是叫你經常如此，你害怕他會打來，我才教你這樣，若換作我，我可樂得跟他談談，問問他到底想怎樣？」顧凡夫笑道，「尤其半夜睡不着，有個人打電話來陪自己聊聊也不錯！」

陳露比白了他一眼，道：「人家已經心煩得要死了，你還在胡說八道。」

「本來就沒有事，道理簡單不過，那被你改名叫保羅的聽眾，大概認定要跟你開玩笑，所以便會這樣的不惜千方百計，找到你的電話，繼續與你開玩笑，你中計了，他便覺得開心，你偏偏要上當，哪有甚麼辦法？」

「我但願真的如此，不過，你不明白，當我接到那電話時，我的被窩，真的忽然間冷得似冰窖！」陳露比頓了頓，又道：「這根本不可能是巧合，我發誓，絕對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唉！你教我有甚麼辦法？或者今晚我下班，到你那兒陪你，希望那電話再打入來，我可以代你聽一聽！」顧凡夫無可奈何道：「但總要讓伯母知道，我只是留下來陪你聽電話，要

不，伯母有甚麼誤會就不太好了！」

連續三晚，顧凡夫下班後，真的上陳家去，於是乎下半夜，都由顧凡夫陪着她聊天，看影碟的渡過，電話卻乖乖的，從未響過！

「現在證明了你真的胡思亂想，那次根本是你在造夢，不過你心理壓力太大，所以你才會把惡夢當成真實！」三天的風平浪靜，顧凡夫便作出這樣的結論了。

「不會的，我已經跟你說過許多次，真的不是這樣的，我明明是跟那個叫保羅的對話，那被窩中忽然的寒意，我是從未有過的經驗，你相信我吧！」陳露比始終堅持。

「好啦！小姐！就算真的有這件事，起碼這幾天也再沒有那樣的電話打來，我想大家也該好好休息一下！」顧凡夫道。

「你不肯再陪我了？」陳露比有點害怕道。

「你若真的擔心，你便把插頭拔出來，每晚都弄至天亮才睡，你自己也要當心精神呀，為了那麼一個無聊電話而教自己精神不振，多划不來呢？」顧凡夫再勸。

陳露比雖然仍有點不情不願，無奈顧凡夫的話也實在有道理，只好接受了他的勸告。

第一晚，她實在放心不下，依顧凡夫的建議，把電話插頭拔起來才睡，當然可以安枕無憂，第二晚如此，第三晚開始，她卻沒有再這樣做了！

把電話插頭拔起，若真的發生了甚麼急事，會極為誤事，故此她決定再試試把插頭重新插回去。

豈料，當她剛上床，電話鈴聲便大作！

陳露比的心跳隨着鈴聲加速，但是在害怕中，也有份好奇，究竟是否那麼離奇？自己一把電話插好，那被自己稱作保羅的，馬上會打入來？

於是，掩住胸口的陳露比，戰戰兢兢的抓起聽筒來。

「喂！你想怎樣？」陳露比聲音打顫對電話筒道。

「親愛的，我就是打過來問問你，到底情形怎樣了？你怎麼害怕得那樣？」對面傳來顧凡夫的聲音。

「天！是你！我還以為……」陳露比登時如放下重擔般叫起來。

「小姐！你以為是那保羅打來嗎？都告訴你不會啦？誰又這麼無聊？要打，過去那三晚他早已打了！」

「我差點給你嚇死！」陳露比仍在埋怨。

「這樣吧，你那麼擔心的，我跟你做個暗號，要是我打過來，我先讓電話響一下，馬上收線，然後再打來，有了這個暗號，你就不用怕聽到不必要的電話了！」

「嗯！這個辦法也好！記得了，你打來先響一下，掛斷了再打！」陳露比再重複一次他們的約定的暗號。

「現在放心了吧！好好睡呀！別胡思亂想！」

放下電話，陳露比總算放心許多，上了床，仍未有睡意，於是隨手抓起一本書來看，突然床頭的電話又響起來。

電話只響了一次，馬上便沉寂下來。

「一定是小顧，不知又有甚麼要跟我說？」

心念剛動，等待着電話鈴聲第二次再響，可是電話卻偏偏沉寂下去！

「難道他忽然想起沒有事了？」

當她這麼想時，電話卻又大響了，陳露比不假思索便抓起電話：「怎麼隔那麼久才打第二次，想唬嚇我嗎？」

「陳小姐，我是保羅，你為甚麼要避開不接我的電話呢？難道你要我打到電台找你，你才肯跟我說話嗎？」熟悉的沙啞聲傳來。

「又是你！你到底想怎樣？為甚麼要捉弄我？」

「小姐，我不是捉弄你，我只想請你幫個忙，你替我告訴警方一句，殺我者是顧凡夫！」保羅用他沙啞的聲音在電話中叫道。

「你到底是誰？你……你別開玩笑，死人怎會打電話，死人怎會說話？」躺在床上的陳露比，這時抓住電話，連放手也不會。

「這一層你就不用理，我只求你答應我，只有你可以幫到我！」

「你憑甚麼說顧凡夫殺你，他為甚麼要這樣做？你到底是誰？你和他有仇，你要這樣的陷害他？」憤怒已教陳露比暫時忘了害怕，她抓住電話的手心也因為心情緊張而冒汗。

「叫警方抓他，顧凡夫不是好人，他是殺人兇手！你相信我，為甚麼我要你幫忙，正因為我知道你與他的關係！」

「要相信你？你這個連名字也不敢讓人知道的人……」陳露比生氣的道。

「當初我只是不想自己的名字在電台那麼公開，你要知道太容易了，我叫陶大鈞，對了，警方的辦事能力也太低了，到現在還查不出我的身分，請你順便告訴他們！」

「我不會替你做的，我不會陪你開這種玩笑！」

「唉！你會的！」自稱叫陶大鈞的人，在電話裏嘆息一句，道：「我早就曉得，你與顧凡夫絕對是兩種人！你始終會幫我的。」

「我不……」陳露比激動的對着電話叫，不過，她還未叫完，對方電話已經掛斷了。

望着手上的電話發愣，足有半分鐘，接着，像條件反射一樣，她再抓起電話，本能的便撥着顧凡夫家裏的號碼。

但當她撥到最後一個字之時，突然她的動作停了下來，連她自己也呆住了！

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忽然會猶豫起來。

「不會的，小顧怎可能會殺人？我從來也未聽他說過認識一個叫陶大鈞的朋友，那傢伙是故意陷害他的，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心裏很快找出理由來否定對男朋友的懷疑。

可是，不到兩秒鐘後，另一個念頭又浮起來，「好奇怪呀，小顧來陪我時，電話整晚也不響，但小顧一不在場，這陶大鈞電話便來了，他怎可能會知道小顧在不在場？除非他有透視眼，但怎會有……難道他真的是鬼？」

當陳露比這樣想着時，她又感到極之內疚，她卻始終沒有抓起電話再撥給顧凡夫去！

整夜坐在床上，陳露比的思想紊亂到不得了，她想到種種理由為顧凡夫開脱，可是不知何故就是不想把這件事告訴他！

她心裏十分驚慌，慌的不是陶大鈞到底是否鬼魂？而是驚訝於自己對於顧凡夫的感情，原來並非自己一廂情願似的堅牢，現在不過是一個電話，自己竟然對他的信任馬上動搖。

她從來也沒有想過，原來兩人之間的感情竟會如此不堪一擊！

她想得很亂，也想得很遠，萬一自己跑去告訴警方，那仍未查出身分的男屍名叫陶大鈞，而警方因自己的告密而證實後，那麼自己是否應該進一步向警方提供線索，把顧凡夫供出來了？

就這樣胡思亂想了一夜，陳露比到天亮仍然無法闔眼，亦未想到一個辦法來，唯一想做，就希望可以從顧凡夫的口中，探出一些端倪來。

「昨晚睡得好嗎？」顧凡夫見到陳露比時，連忙關心問。

「好！」連陳露比自己也不明白，為甚麼要欺騙顧凡夫，不把昨夜那叫陶大鈞的人那番話坦白說出來。

「但我覺得你的精神好像不大好！」顧凡夫倒是很留心觀察女友。

「也許……整晚造夢的緣故吧！」陳露比勉強揑個藉口出來。

「我已經說過，你不用那麼緊張，一切不過是聽眾的惡作劇，你別掛在心上，影響自己的情緒，多划不來呢！」

「小顧！我叫你替我去警方那邊查查，到底有甚麼消息沒有？」陳露比特地提出來。

「查了，但沒有進一步消息！」顧凡夫連想也不想就回答。

「但那男屍姓甚名誰？到底是甚麼身分，總會有消息吧？」

「警方不肯說，也許到現在他們都未有消息吧！」顧凡夫說到這兒，皺了皺眉，道：「你何苦理會這男屍是誰？根本與你完全沒有關係的，別再自尋煩惱！」

「也許我真是自尋煩惱！」陳露比嘆息着，她的話是有感而發，不過，她相信顧凡夫是絕對不會明白她的心意。

跟顧凡夫吃了午飯後，本來他要送陳露比回電台後才返報館的，但陳露比推說約了一名唱片監製討論歌星訪問的事，在餐廳出來就各自分手了。

當他們分手後，陳露比馬上便截了部的士，趕返電台，原本她是可以讓顧凡夫送她的，但不知怎地，突然間她對顧凡夫有很大的戒心，連與他相對得多一點也不願意。

回到電台後，她卻沒有回自己的辦公室，反而趕到新聞部去！

「咦！露比，今天甚麼風把你吹來我們新聞部？」電台的一位記者郭錦江笑問。

「見到你最好，你不用出去採訪嗎？」

「小姐，你不是這樣子吧？一年難得來幾次，一來就說我躲懶？」郭錦江道。

「我不是這意思，我是想不到你在，因為我有事想拜託你！」陳露比連忙解釋道。

「我剛準備出去，有甚麼事我可以為我們鎮台之寶效勞呢？」

「你別笑我好嗎？這件事，你一定要答應我保密，不可以讓別人知道！如果你不能答應的，我寧願託別人了！」陳露比很認真的說。

「我們大學已經是同學，你託我辦事，我當然要守諾言，不跟別人說就不說好了！」郭錦江爽快地說。

「那太好了，我想你替我查一查，早陣子下水道發現的男屍，到底警方查出那男屍的身分沒有？」陳露比將自己的意圖說出。

「哦？是不是就是有個惡作劇聽眾打電話來胡說八道，後來警方果然發現男屍，還到電台來向你查問過的那宗案件？」郭錦江果然是專業記者，陳露比一提，他立刻便記得是怎麼回事。

「就是這件事，你可否悄悄的替我問一下？」

「沒問題！但你為甚麼要查這件事呢？」郭錦江好奇問。

「我現在可否保守秘密？」陳露比想了想，又道：「時機成熟時，我才告訴你，可以嗎？」

「好！誰教是我的同學，又兼同事，沒辦法啦，總言之，查到甚麼消息，馬上告訴你，總可以了吧！」

「謝謝你，反正飲茶吃飯由我請！」陳露比開心的說着，又問：「但你可否告訴我，要

多久才可以查到？」

「這種事，容易得很，明天保證有消息給你！」郭錦江答。

「這麼快？」陳露比驚異地問：「別騙我呀！」

郭錦江瞪了她一眼，道：「我騙你幹甚麼？我們與警方的關係很好，只不過，這種小兒科的新聞，我們很少再追查下去，既然要查撥個電話去差不多也問得到了呢！」

「好得很，我等你的消息，不過，請記得，千萬別告訴任何人！」陳露比鄭重交帶。

「咦！我記得你的男朋友好像也是記者，怎麼你竟然……」郭錦江突然醒悟了甚麼似的說。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阿江！你答應過不追問的，總言之，時機成熟時，我一定會告訴你的！」

「好吧！不問便不問，你等我消息好了！」

次日下午，陳露比正在自己的辦公室準備等會兒的節目時，枱面的內線電話響起來！

「露比！我是阿江，你要的資料我替你查到一點了！」郭錦江的聲音傳過來。

陳露比一聽，不知如何，全身的血液突然冰冷了下來，抓住電話的手，忽然不能自控似的震顫起來，也許郭錦江聽不到她的回話，所以又在對面嚷道：「喂！露比嗎？你到底聽到我說話嗎？」

陳露比當下深深的吸一口氣，迫自己鎮定下來，道：「我聽到，請你說吧！」

「那個在下水渠發現的男屍，身分證實是一個叫陶大鈞的男人，今年三十二歲，是個開山寨廠的小商人，警方證實他是被人用尼龍繩勒至斷氣，才被棄屍荒野的，不過由於這名叫陶大鈞的人，生前似乎沒有和人結怨，所以警方查起來很棘手，到現在尚未找到線索！」

當陳露比聽到郭錦江這樣的說，她的手心一直在冒汗，她的思想十分混亂，直到郭錦江又在對面叫她，她才定過神來！

「你怎麼啦？究竟聽不聽到我在說甚麼嗎？」郭錦江在電話中問。

「我當然聽到！阿江，謝謝你，若有進一步消息，請你隨時告訴我！」陳露比強打精神

應着。

「我會的了！」

放下電話後，陳露比全身不由自主在發冷，她的心情壞得差不多令她無法走入錄音室去。

坐在床上，陳露比望望錶，差不多三點了，但她一點睡意也沒有，她想着郭錦江告訴自己的事情，也想着顧凡夫竟然回覆自己查不到這件事的背後動機……

突然，床頭的電話鈴聲大作，若在今天之前，她會因為半夜的電話而十分驚慌的，可是，這時她卻很鎮定的，把電話抓起來。

「喂！」把電話靠近耳邊，陳露比以低沉的聲音應着。

「我知道今晚你一定在等我的電話，你再沒有以前那麼驚慌，因為你終於知道，我不是騙你吧！」電話裏傳來那曾經令她害怕萬分，那極度沙啞的聲音。

「你到底是誰？」陳露比很沉着的問。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我是陶大鈞。」

「你為甚麼還要騙我，死人怎會打電話呢？」

「死人當然不會打電話，但我可以透過許多媒介替我做到這件事！」自稱是陶大鈞的說：「陳小姐，你現在可相信，你的男朋友顧凡夫，根本是個極可怕的殺人兇手！你不要相信他，你要替我申冤，向警方舉報他！」

「我不知道你為甚麼要針對小顧，他與你有甚麼仇恨？他就算瞞着我，不把你的事告訴我，也不能證明，他就是兇手！」

「他當然有殺我的理由，我正要告訴你……」

「你……不要說了，說了我也不會相信你的話的！」突然陳露比神經質的說。

「陳小姐！你的心情我明白的，其實，你很害怕自己愛着的男朋友，竟然有另外一個不為你所知的真面目，但你心中卻對他的信心動搖了，對嗎？」陶大鈞嘆了口氣道。

「你既然知道怎麼還來迫我聽你的話？」陳露比又道。

「你是那麼出名的唱片騎師，前途無可限量的，若將來真的被顧凡夫這個偽君子騙了，

那才不值呢！」

「你不要再說了，你再怎樣說，我也不會相信你的話的。」陳露比說到這兒，花了很大的勇氣，把電話放回原處。

放下電話後的陳露比，抱着枕頭，情不自禁的哭泣起來。

陶大鈞並沒有說錯，自己的心情實在是極矛盾的，自從郭錦江替她查到那下水道的男屍身世後，她已經明白，顧凡夫對自己果然是有所隱瞞，然而，若要她揭發顧凡夫殺人的真相，她卻實在提不起這個勇氣！

她無法跑到警局去揭發事情的真相，所以唯一的辦法，就只有把電話放下拒絕去聽。

但雖然如此，她仍然感到痛苦萬分，突然之間，她無法面對顧凡夫，可是卻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推搪他的約會，她害怕因為自己忽然的變了個面目，會引起顧凡夫的懷疑。

下班回家，陳露比覺得比平時要疲倦得多，因為她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推掉顧凡夫到電台去接她下班。

教她擔心的，就是在電話中，顧凡夫顯然已經對自己產生了懷疑，曾多番追問她，這兩天怎麼好像刻意避開自己，若非她推說感冒，可能顧凡夫還會追問下去。

然而，回家後望着床頭的電話，她又是另一種恐懼，那個陶大鈞不知透過甚麼方法，隨時隨地會打電話來給自己！

她的擔心果然很快便出現，當她換了衣服，正待上床時，床頭的電話立刻便響起來了。

第一次，她抓起電話，然後又再放回去！

但對方似乎不甘心，一分鐘後，電話鈴聲又再大作。

待要依剛才的辦法，不接聽就掛斷，可是，不知怎地，當她拿起聽筒時，卻像受甚麼催眠似的，竟然很自然的，把電話湊近耳邊來。

「陳小姐，我就知道你始終肯聽我電話的。」又是那陶大鈞獨有的沙啞聲。

「你到底想怎樣？你要我檢舉我的男朋友，我是辦不到的！」陳露比在電話中說明。

「你先聽我說，我有個青梅竹馬的表妹。她愛玩愛享受，在本地最大的夜總會裏面做陪

酒女郎，她年輕貌美卻不會想，竟然喜歡小白臉！溫文爾雅的顧凡大就靠一張會甜言蜜語的嘴，把她追到手。漸漸地，他還開始亂花她的錢。我看不過眼，悄悄地查出他原來又在追求你！正要向你揭發時，他就約我出來宵夜談判，卻把我灌醉再殺死我的！」

陳露比心裏告訴自己，別要相信陶大鈞的話，可是她卻清清楚楚聽完陶大鈞所說的整個故事，而她的全身在發冷，根本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陳小姐，我說的全是真的，我的表妹叫馮少怡，在夜總會陪酒，改了個姍姍作藝名，你隨時可以查到的！」陶大鈞在電話中又說。

「我不會去查的，我為甚麼要去查！」陳露比低聲的說，不過連她自己亦不明白，自己為何會這樣說，也許她是由內心抗拒去接受她已相信的事實。

「我說的句句屬實，陳小姐，你一定要相信我，姓顧的對你不是真的！」

「不可能，小顧根本不會是小白臉，他有高尚的職業，又有不錯的收入，他怎會花你表妹的錢？」陳露比反駁着陶大鈞，但連她自己也難以明白，若覺得陶大鈞說的是廢話，何必還

花力氣去反駁？

「他收入不錯又如何？難道你不知他好賭成性，經常借錢的嗎？」

「不！不會的，你不要冤枉他，我不會相信你所說的任何一個字！」

這一次，陳露比不知那來的憤怒，悻悻然的把電話摔下。

「昨晚半夜，妳與誰通電話？不是說不舒服嗎？怎麼還跟人在電話中聊天呢？」顧凡夫望着陳露比，充滿懷疑的問。

「我沒有跟誰通電話呀！」陳露比連忙否認。

「你還騙我，我打電話到你家去，電話一直不通！」

「我只不過把電話插頭拔了，你當然打不通呀！」

「噢！原來是這樣！」顧凡夫作出一副恍然大悟的口氣，不過，陳露比不經意接觸到他的眼神，卻感到他目光閃爍不定，好似兀鷹般陰險。

她從來不知道，顧凡夫的眼神可以這麼可怕的，所以不經意的望了一眼，馬上便低下頭

來，怕被顧凡夫曉得自己留意到他的眼神。

「露比，這幾天你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覺得你好像整個人也變了似的！」顧凡夫這時又問。

「我沒有呀！」陳露比慌忙掩飾，「不是跟你說過嗎？電台遲些要做戶外節目，所以這陣子工作特別多，而且我好像有點感冒，每晚做完半夜那節目，就很疲倦了，只想早點休息！」

「真的？但我在收音機聽你做節目時，倒不覺得你的聲音似感冒，甚至如今也聽不出你聲音跟平日有甚麼不同。」顧凡夫似乎對她的話有所懷疑，但隨即卻道：「也許你真的太忙了，找個下午，我陪你到處走走，曬曬太陽！」

「這陣子電台那麼忙，我根本走不開，遲一下吧！」陳露比毫不起勁的說。

「你看這樣子，無神無氣的，怎教我不擔心呀！」顧凡夫很體貼的說。

若是平日聽到他這番話，陳露比會很感動，不過這時的她卻覺得只有點渾身不自在。

「你自己也很忙，你不用陪我了，我有事會打電話給你！」在顧凡夫身邊，總有點害怕，陳露比很自然便想盡量不跟他見面。

「我今晚真的可能無法來接你下班，你自己小心點回家，我晚一點打電話給你吧！」

本來陳露比很想推說自己要睡覺，讓他別打來，但回心一想，又怕引起顧凡夫進一步的懷疑，於是到了咽喉的話也硬生生吞回去。

顧凡夫倒還是很周到的，陪她吃完午飯，堅持把她送回電台，他才逕自離去。

回到電台，陳露比本來真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她卻是提不起勁，腦海中盤旋着的，全是陶大鈞的話，還有就是剛才不經意接觸到顧凡夫那陰險的眼神，忽然間，她感到交往已近兩年的男朋友，比陌生人更加陌生！

「露比！你怎麼了？我連續叫了你幾聲，你竟然一點也聽不到？」直至她的節目總監忽然走過來拍了她一下肩膊，她才算是定過神去。

「沒甚麼？只是想着一些事情入了神！對不起！」

「我是想跟你說，新聞部的郭錦江剛才來過電話，說請你回來後，去新聞部找他。」

不知怎地，陳露比聽到總監的話，沒由來一陣心跳，謝了一聲後，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卻沮喪的坐下來，似乎考慮着，自己應否打電話過去給郭錦江。

內心掙扎了差不多十分鐘，終於還是抓起話筒來，撥了個內線電話到新聞部。

「露比！我剛才收到消息，警局一位朋友告訴我，那個叫陶大鈞的男屍，有人來認屍！」

「誰？」陳露比不由自主心弦扣緊。

「是一個夜總會的陪酒女郎，聽說名字叫做姍姍，說是那死者的表妹！」郭錦江道。

陳露比有一陣陣暈眩。

「咦！露比！你聽到我說嗎？還要不要替你查下去？」

她略一定神，問：「就只是這麼多了？」

「還有就是，聽說陶大鈞生前暗戀姍姍，不過，姍姍卻有個頗要好的男朋友，還聽說是

文化界的！」郭錦江頓了頓，自己在嘀咕着，「奇怪，文化界有哪個才子，竟然愛上陪酒女郎？不知那姍姍長相如何？」

陳露比卻是聽得心驚肉跳，郭錦江口中文化界的男朋友，簡直就是呼之欲出的人。

當她放下電話時，第一時間便要找顧凡夫，警告他當心！

可是回心一想，卻又傷心欲絕，顧凡夫是對自己不忠，同時也對那個姍姍有瞞騙的行為，如果陶大鈞鬼魂說的是真的，顧凡夫根本就該受法律制裁，自己又怎可以去警告他，那不是等於幫兇？

本來，下午四時她需要主持節目的，但郭錦江告訴她的消息，令她精神大受困擾，根本無法走入錄音室做直播，唯有硬着頭皮請同事代替，連同晚上的《夜半輕私語》也請人替她。

離開電台，陳露比也沒有回家，她的心緒亂得很，只想獨個兒走走，希望可以理出一點頭緒來！

她漫無目的從電台一直往海邊走，終於找個地方坐了下來！

顧凡夫殺死陶大鈞的真相，看來，警方很快就會尋到他那兒去，不知他是否仍蒙在鼓裏，以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

她有個衝動，要打電話把顧凡夫找出來，親口問問他有關這件事的真相，她希望知道，到了這時候，顧凡夫是否還會欺騙自己。

但她也有點害怕，自己面對的是個花女人錢，欺騙感情的偽君子，同時還是個殺人兇手，假如自己真的揭發他，在老羞成怒的情況底下，不知他會做出甚麼事來？

「露比！你讓我擔心極了，扭開收音機，竟然聽到另一個聲音，我還以為你發生甚麼事？」顧凡夫的語氣充滿關切之情。

假如是往日，陳露比會為他的緊張而感動，可是這時她冷眼望着他，卻覺得他只是七情上面的在演戲！

「我只是有點頭暈，精神又差，所以找同事找替我。」

「但你該打電話給我，讓我送你回家呀！」顧凡夫說。

「你要去採訪，正經事要緊，我休息一下就會好了！現在差不多是報館截稿時間，你快趄回去吧！」她只想趄快打發顧凡夫離開。

「不要緊，我想多陪你一會，這幾天我們好像忽然生疏了許多！露比，到底出了甚麼事？」顧凡夫不放棄任何打聽的機會，顯然他已對陳露比生疑。

「沒有！我工作壓力太大，不是跟你說過，電台最近很多計劃要搞，我真的沒事，你回去吧！」

「那我下班後再來陪你！」顧凡夫又道。

「不用了！我想早點睡！」陳露比立刻拒絕。

「你究竟為甚麼呢？我總覺得你好像要避開我！」

「真的沒有！我只是很累，你讓我做完電台幾個大型節目，我才有心情……」

「好的！那我下班後，打電話給你！」顧凡夫無可奈何道。

「小顧！你看這篇草稿，寫得一塌糊塗，教我怎麼用呢？」港聞版編輯把一段稿扔到顧

凡夫的枱頭。

「對不起！」顧凡夫低着頭道。

「你這陣子究竟怎麼回事？老是心不在焉，又輸了錢？其實你有那麼出名的女朋友，也該心滿意足，賭少一點，讓她知道，隨時掉頭就走，那時你後悔莫及！」

「她今天病了，我……想早點離開，可以去陪陪她！」顧凡夫突然道。

「唉！走吧！幸好這段是軟性的稿，再逼你寫一次也不會寫得好，去吧！」編輯搖頭嘆息。

顧凡夫謝了一聲，鎖起抽屜便迅速離去。

當他走出報館門口時，不知如何好像覺得背後有人跟蹤自己，但回頭望了眼，卻是甚麼也沒有。

趕回家去，走進門後，第一時間，抓起電話便撥了最熟悉的號碼。

「喂！」電話響了一下便有人接了，正是電台裏及私下聽得最熟的聲音！

顧凡夫像是如釋重負的拉了張椅坐下來，才對着電話說：「又是我！」

可惜沒有人在他的身邊，否則一定會嚇一跳，因為顧凡夫這時的聲音像喉嚨發炎的病人那般沙啞，跟他平時說話的語調及嗓音是完全兩樣的！

「陳小姐！我要謝謝你幫我，難得你這麼正義，今晚我要把勒死我的證據告訴你……」

「不！我不想聽，我不要聽！」陳露比在那邊激動的叫着。

但顧凡夫好像聽不到陳露比的歇斯底里呼叫一樣，又道：「他用尼龍繩勒死我，繩子早被他丟了，可是他卻不知道，在我掙扎快要斷氣時，我的手亂扯，把他當時穿着的恤衫的衣袖鈕扣扯下來，而這件恤衫，現時還掛在他衣櫃中沒丟掉！」

「我不想再聽，你別再說了！」陳露比很激動的叫着，便扔下電話。

這邊顧凡夫，掛下電話，好像仍有點癡呆，不曉得自己剛剛做些甚麼時，突然門鈴大作！

他也不及細想，便跑去開門了，門外突然衝入幾名大漢，向他顯示警務人員的身分，其

中一名警員更揚出一張搜查令來！

顧凡夫如夢初醒，臉色登時變了，在他呆若木雞時，一名衝入他睡房的警員，很快便拿了一件長袖恤衫出來，高聲叫道：「證物找到了，衣袖的鈕扣果然少了一顆，但另一邊的鈕證明與屍體手裏抓住的完全相同！」

陳露比在郭錦江陪同下，從警局出來，她的神色憔悴到極。

「是我告發她的，阿江！我是否很差勁？」

「怎麼會？全靠你向警方提供線索，警方在你家及顧家裝了竊聽器，才可以那麼快破案！殺人者是應該受法律制裁，你怎會錯？」

「可是，我再也想不到竟然會是這樣子？我真的掙扎過，到底他是我的男朋友呀！」

「露比！其實也不可以說是你告發他，這是陶大鈞的鬼魂厲害，他竟鑽回顧凡夫的身上，讓顧凡夫自己揭發自己，他被自己殺死的人的鬼魂纏上，誰都想不到，我們廣東人說的『鬼拍後尾枕』，原來竟是真的呢！」郭錦江道。

舊戲院

舊戲院就要清拆重建，導演薛靖趕在它消失前拍一部電影。女主角紅姐埋怨戲院殘舊，惹來怪事連連，她慘被咬被摵被「非禮」，卻不見有「人」在她身邊！

嚇得人心惶惶，但薛靖卻甘之如飴，因為他早知戲院那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薛導演！你看這兒是不是不錯？目前全市就以這間戲院最舊的了，我們那部懷舊片裏的幾場戲，可以在這裡取實景！」

薛靖望着面前這間坐落於城東水果欄旁邊的舊戲院，目光好像再也不會移轉，甚至，他身邊的製片跟他說話，他也不知道是否聽到！

但製片一點兒他不介意不被理睬，他還是繼續口沫横飛道：「上個月，金像大導小李子。也想在這間戲院拍他那套民初英雄片沒有借到場地，不過，我們要借一定沒有問題！」

薛靖總算有點反應，他好不容才把視線從面前這間殘破的戲院移到製片臉上，問：「為甚麼？反正這種戲院，生意不可能會好，租給人拍戲，不是最理想不過嗎？」

製片望了薛靖一眼，好像很驚訝的，反問：「你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這家戲院是我們大老闆的！」

「哦？是大老闆的？」薛靖似乎真的並不知道這件事！

「也難怪你！平時你薛導演只顧拍戲，公司其他的事你知的不多！大老闆看中了這間戲

的地段，認為有發展的潛質，所以去年就把它買下來了！」製片說着，又道：「金像大導所簽的公司，是我們大老闆的死對頭，大老闆又怎會肯借給他們拍戲用？但我們是自己人則不同了，一定沒有問題的！」

「你說大老闆看中這戲院的地段有發展的潛質，豈不是說大老闆打算把它拆了？」薛靖有點緊張的問。

但製片立刻笑起來，安慰他道：「放心吧！就算大老闆打算把它拆掉，也一定等你把戲拍完才動工的！」

「不！好好戲院，為甚麼要拆？」薛靖不滿道。

製片驚訝的望了薛靖一眼，再以不置信的口道：「薛大導！你不是開玩笑吧？」

「開甚麼玩笑？」

「這間舊戲院，座位只有幾百，設又落伍，除非是極為賣座的電影，外邊所有戲院都滿座，那些觀眾才會迫不得已的來這看，否則，平日天天不過兩三成觀眾，根本就虧本的。可

是，把它重建，上面是商業樓宇，下面建一問迷你戲院，大老闆的算盤，你不會不清楚吧？」

製片口沫橫飛的說。

薛靖好像聽不到製片的話，但見他很固執的說：「舊的不拆又何來新的？不過，我們這部戲可以把它拍下來，等於是個紀念！對了，你要不要進去看看環境？」

薛靖點點頭道：「當然呀！我們今天特地來視察環境的！」

從機房出來，薛靖望着製片及戲院梁經理，道：「我到票房看看！」

製片很奇怪的望了薛靖一眼，問：「薛導演！我們似乎沒有戲要在票房那兒拍的？」

「反正已經來了，為甚麼不去看看，說不定，我到時會加幾場戲在那兒！」

「票房面積很小，不過薛導演有興趣，請隨我來吧！」梁經理熱心的說。

於是，薛靖及那個製片，隨着梁經理來到地下大堂一個小房間去！那小小的票房真的僅能讓售票員容身，他們三個人，壓根兒沒法全擠入去，但因為薛靖好像興趣特別大，所以梁經理與製片站在票房門口，而讓薛靖自己一個人走進去觀察環境！

薛靖進了票房一會兒，不知道他跟售票負責人談些甚麼，當他出來時，就向梁經理道：

「梁經理！怎麼這間戲院那麼怪的？」

梁經理正與製片在閒談，兩人聽了薛靖的話，齊齊都向薛靖望來！

「薛導演！有甚麼問題呢？」那位梁經理問。

「從你們的座位表上看，怎麼後座F行，特別凹了下去，好像少了一個位似的，但是其他的行座卻完全不是這樣的！」

「薛導演！你真細心呀，連這個也留意到了！」

製片也叫起來，他忍不住就道：「薛導演！你不是想借這兒來拍我們下一部戲的部份實景之外，還想為這間舊戲院拍一部紀錄片？」

薛靖也不理會製片話，只管向梁經理追問：「怎地每行座位都有第二十二號位，就是F那一行沒有的？」

那個梁經理仍然笑嘻嘻的說道：「這我也不知道！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哦？怎會那麼古怪呢？」就連製片也覺得奇怪：「那豈不是很怪嗎？怎樣會這樣的！

唯有那一行，特別的凹了下去？」

「你可以入去看一看的！」梁經理道。

「好呀！進去看看呀！」製片很有興致的對薛靖道。

「不用了！我只是隨口問問罷了！」薛靖卻淡淡的答道。

製片與梁經理都以很驚奇的目光望着薛靖，最後，還是製片忍不住開口了！

「發現這件怪事的是你，對這個問題窮追不捨的也是你，現在叫你親自入去看看，怎地

你又會突然全沒了興趣？」

薛靖聽到製片這樣的笑自己，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似的，沉默不語！

梁經理倒是很健談的，立刻又說：「其實也沒甚麼特別，裏面就是那一行少了一個位，

可能是椅子破了，當年拆了它，就沒有再重新換一張新的！」

「這不是很怪嗎？換一張新的椅，賣多一張票，一天平均四場戲，票多賣四張，一年下

來，甚麼椅子的成本都回來了！」製片一向是會計數的，立刻便這麼説道。

「可惜，這些年來，我們這戲院生意都差，太舊了，一年難得有一兩天會賣個滿堂紅！」梁經理苦笑着，又道：「可能是這樣，所以以前這家戲院的東主，連座椅破了，也不去換一張，免得白白虧蝕！」

製片跟梁導演交談着的時候，薛靖似乎有點心不在焉！好不容易，等他們兩人的話告一段落，他立刻就對製片道：「我們也來了很久，要看的都已看過，回去了！」製片見到薛靖這麼説，自然沒有異議！

那位梁經理一直把他們送到戲院大堂，又道：「薛導演，你甚麼時候要來拍戲，預早找人通知我一聲，我也要準備一下！」

「我會的了！」

當薛靖與製片回到車上時，薛靖突然向製片問：「大老闆有沒有出門？」

製片有點詫異，問非所答：「你要找大老闆？不是這部片的預算還想增加吧？沒聽你談

起的？」

「我沒有這樣說過呀！」薛靖回答：「大老闆究竟有沒有出了埠？」

「應該在本市吧？但我多天沒有見過他，還得回去給你問一問！」製片答。

「如果大老闆在本市，可否請你替我約時間，我有些事情找他談一談！」薛靖說。

「好的！是否甚麼時間都可以？」

「是的，當然我要遷就他！」薛靖回答。

製片心中有點嘀咕，因為薛靖始終不肯向自己透露，忽然要約見大老闆，為的是甚麼？他覺得自己跟薛靖合作過幾部片，平日自己像他的心腹一樣，薛靖亦從未試過像今天那麼神秘，既要自己替他做事，而竟不肯向自己透露半點口風！

可是，製片也只是把這些不滿放在心裏，而不敢說出來的！

薛靖的電影終於開鏡了！而首兩天的戲，正是在那家目前本市碩果僅存的舊戲院裏拍攝！

一切工作進行都順利，完全依着程序去做！

但這亦是大家意料中的事，誰都知道，薛靖與鍾製片是最佳拍檔，他們兩人合作次次都是天衣無縫的！

到了第九天工作日，薛靖終於有機會見老闆了！

隔了幾天，因為女主角的期撞了，被迫停一天拍攝工作，但是製片跟導演都有空閒，攝影隊雖然不須開工，但他與製片卻還要為下場戲的準備而忙！

這兩天就為一個實景場地的佈置作現場觀察，鍾製片在驅車離去時，忍不住向薛靖開口了：「薛導演！你怎會找大老闆談那間舊戲院的？有朋友看中那塊地皮？」

薛靖沒想到他會提出這個問題：「你怎會這樣問？」

「你要求大老闆不要拆它的呀，對不？」

薛靖又是一愣，然後思索了片刻，才道：「是的，我是這樣向大老闆提過，你怎會知道？」

製片笑了一下，才道：「也沒甚麼？我是聽公司裏面的會計主任談到的，聽他說，你跟大老闆說過之後，大老闆曾經叫他計過數！」

「計甚麼數？」薛靖驚訝的問。

「計計如果再把那間舊戲院多擱一年，大概要虧蝕多少？」

薛靖聽了製片的話，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氣，脱口而出：「真的？大老闆真的不拆它嗎？」

「不是不拆，他說你真的提醒了他，今年經過六月一役，地產市道弱了一點，也許多擱一年，明年再拆，到時地價會回復正常情形！」

製片的話，像一盤冷水澆下來似的。薛靖臉上那興奮之色，一下子又不見了！

「還是要拆！」他有點頹喪的道。

「薛導演！其實我真的不明白你，怎麼會特別對那家戲院情有獨鍾？」製片問。

「你不會了解的！」

「你不說！我當然不會了解呀！」製片叫屈道。

「我有今天，這家戲院對我影響很大！」薛靖終於說了。

「這話從何說起呢？」製片不解的問。

「我整個童年，都在這一區度過的，小時候常到這家戲院看電影。那時候，這電影院不是放映本地的製作，卻多數是放外國電影，有段時期，放了許多日本大師級如五社英雄、黑澤明、稻垣浩等導演的電影，我受他們的影響至深，也因而覺得電影是一種表達感情的最好媒介，亦為此我後來才會到美國去學電影！」

這就是薛靖對那家舊戲院特別有感情的原因，製片總算明白清楚了！

「原來如此！薛導演，你真是念舊得很呀！」

「可惜呀！大老闆始終還是想把它拆了！」薛導演嘆息着。

「這很難的，除非政府把它列為受保護的文物，否則在商言商，大老闆也不可能買一間戲院來擱着呢？只是利息的虧蝕也不得了！」

「我明白！」薛靖答着，又自言自語：「反正我已經盡了力！」

一組人在那家小戲院裏面拍攝着，這部片的女主角坐在一邊讓化妝師替她補妝，嘴裏卻不停埋怨：「還有多少個鏡頭要在這兒拍的？真討厭呀！這種古老戲院，又髒又舊，老是覺得有陣臭味！」

「舊戲院是這樣的了，你就忍忍吧！」化妝師安慰她道。

「哎呀！還有跳蚤咬人呢！」女主角又叫着。

「紅姐！小聲點！導演很喜歡這兒，他不喜歡人家說這兒不好的，昨天開工時，場務說了句這兒不好，他立刻換人呢！」

「但事實真的有蚤子嘛！」女主角似乎對薛靖又敬又怕，所以受了警告後，雖然不服氣，但聲音卻自然的壓低不少！

「紅姐，可以埋位了！」助導在座位的另一邊嚷過來。

正當女主角埋位之時，突然，她有種異樣的感覺，所以忍不住尖聲的叫起來！所有工作

人員的目光，立即向她望來！

「有甚麼東西咬我？」紅姐一邊叫，一邊舉起自己的右手來看了一眼！登時呆了，只見右臂竟然青了一大塊！

不過，紅姐只呆了數秒鐘之後，就驚天動地的叫起來：「天！不得了！這兒真的有蚤子！我的手呀！」

幾名工作人員聽了這話，一起擁過來，把紅姐圍着！也有人立刻遞上藥油來，到底是當紅的女星，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對她呵護備至！

但擾攘了一會兒之後，就有一個人叫起來：「這不是蚤子咬的，被蚤子咬的哪會變成青色的？」

「不是蚤子咬還會是甚麼？」又有一個人在叫！

突然之間，那個紅姐尖聲的又在叫着：「你們不要嚇我呀，我剛才……剛才好像給人扭了一下似的，不過我又不能確定！」

「不要嚇人呀！無端端的，怎會有人捏你！除非是……」有人反應十分敏銳的叫起來！

正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時候，薛靖走過來了。

「幹甚麼？都不用開工了？」薛靖的聲音冰冷。

在拍攝期間，薛靖的工作態度是出名的嚴謹，他根本不會跟任何人說笑，所有的工作人員對他都非常敬畏的！

現在他這麼一喝，大部份的工作人員都不敢吭氣，乖乖的就各自溜回自己的工作崗位！一下子，只剩下紅姐獨個兒站着！

紅姐平日對別人雖然巴辣，但面對嚴肅的薛靖，她亦跟其他人一樣，又敬又怕，特別此刻薛靖冷冷的瞪着自己，她不自主的有點怯聲怯氣！

「導演！」她輕輕的叫喚了一聲，但卻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是想解釋甚麼？

「你還不準備埋位？」薛靖冷冷瞪着她問。

「導演！剛才有甚麼捏了我一下！」紅姐訥訥道。

薛靖像個完全不懂得憐香惜玉的人似的，連望也不望紅姐舉起那青了一塊的手臂，聲音比剛才更冷：「你少些說話，少些抱怨，自然沒事！準備埋位！」

薛靖說完之後，也不理紅姐會有甚麼反應，逕自走開，指揮其他工人員工作了！

紅姐但覺有滿肚子的委屈，可是，她又不敢反駁薛靖，只有忍氣吞聲的走向攝影機前！

「通知大家今天可以收工了。」薛靖終於滿意的向他的副導演說。

於是，副導演立刻走開去宣佈這個消息！

工作人員各自在收拾自己的器材，薛靖也還在跟攝影師討論一些鏡位問題！

「薛導演！我們宵夜去！」副導演跟製片一起過來。

「好的！宵完夜，再去看昨天的毛片拷貝！」薛靖對自己的助手說道。

三個人走到那家舊戲院附近一家夜店，坐下來，要了啤酒吃食後，副導演很自然的，就跟剛來探班的製片，談起今夜紅姐那一段小風波！

「還是薛導演高招，跑過去說她兩句，登時不敢再吭聲！」副導演後來又補充。

「紅姐是比較麻煩點，不管到甚麼場地，她總是諸多抱怨，也只有薛導演可以鎮得住她！」

副導演與製片你一言、我一語，尚不察覺薛靖一語不發。副導演呷了口啤酒後，還道：「不過話說回來，導演呀！這間舊戲院真的有點邪門！」

「怎麼邪門了？」薛靖的反應很快，口氣隱含不友善，令人驚訝！

可是，那副導演仍未感覺到，又開腔道：「紅姐的手臂我看過，不是蚤子咬的，好像是被甚麼捏了一把似的！」

「她那麼多的抱怨，活該的！」薛靖冷冷的說。

副導演這才抬起頭來，他已經是第四部電影跟隨薛靖的了，薛靖的脾氣他也知道得很清楚，他聽得出薛靖的口氣，分明就是覺得談論紅姐是多餘的，他那句話，已經為紅姐的事情作了一句點！

製片也很機靈，把此事全看在眼內，故而，立刻把話題扯到其他地方去，就當紅姐那件

事不值得再討論了！

然而，當薛靖上洗手間之時，製片趁這空檔，就跟副導演說：「喂！你覺得嗎？薛導演對這間戲院，似乎有種特別的感情，他甚至不喜歡人家對這戲院有半句批評的，剛才你就該自動收聲呀！」

「但紅姐被捏的事，很有點邪門呀！」副導演回答。

「反正你覺得怎樣也好，無謂在他的面前說，他不高興的！因為他曾經跟我說過，他的童年時就經常在這兒看戲，對這家戲院有種特別深厚的感情！」

副導演本來還想追問，卻因為薛靖已從洗手間出來，所以，硬生生的住了口！

「我們等會兒看毛片拷貝。昨天有場戲我不太滿意，可能要重拍！」薛靖出來後，話題立刻又回到工作上！

紅姐走入戲院現場時，燈光早已準備好，副導演前來把即將要拍的那場戲跟她解釋清楚，然而，她以為要埋位時，薛導演卻忽然把鏡頭移到另一角度，與攝影師在研究！

紅姐不耐煩了！向身邊的場記嚕嗦：「明知我不喜歡這兒，未埋位為何要我進來？」

「導演臨時改變主意，不過很快就可以埋位了，紅姐你先坐一坐呀！」場記討好的安慰紅姐道。

戲院的大堂，不愁沒有位子，所以紅姐聽那場記這麼說，也很本能的就在身邊的一排座位最邊的位子上坐下來！

那是一種本能，紅姐坐下來的時候，眼睛還是瞪着與攝影師討論中的薛靖！

豈料，當她才坐下來之時，就像坐在有刺仙人掌上似的，紅姐驚叫了一聲，整個人跳起來！

拍攝現場本來有許多人在鬧哄哄的，但紅姐這一聲尖叫，實在太響了，剎那間，所有人都住了嘴，眼睛全向紅姐這邊望過來！

「紅姐！你怎麼了？」立刻有人走過來問。

只見紅姐沒有回答逕自的回頭往身後望，接着，她又再一次發出驚天動地的尖叫！

這一次，眾人更動容了！因為紅姐是在大家的凝視下發出神經質似的尖叫，而每個人見到她站着的周圍環境最正常不過，所以根本就不明白她為甚麼要叫！

紅姐卻依然站在原地，尖叫了一聲又一聲！

「紅姐！你沒事吧？不舒服嗎？」化妝師也過來追問了！

紅姐在眾人圍攏垂詢後，終於停了尖叫，卻用比哭泣更叫人震驚的聲音大叫着：「有人非禮我！」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全都呆了！

紅姐站着的位置，現在雖然有幾個工作人員，可是她發出第一聲尖叫時，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她身邊根本沒有人！

「紅姐你開玩笑麼？」副導演首先笑起來，由於他見到，紅姐周圍都沒有人，所以他就這樣的說道。

副導演此語一出，其他的工作人員登時也輕鬆了！可不是嗎？紅姐自己單獨站在一排座

位的一端，周圍都沒有人的，誰人可以去非禮她？

豈料，眾人尚未來得及一哄而散之時，紅姐突然尖聲的大叫道：「我不是說笑的，真的有人非禮我！」

但見紅姐的臉色青白，一點也不似開玩笑，人們不禁又愣住了！

「但你周圍根本沒有人，誰又會非禮你呢？」還是副導演開口，他知道紅姐的脾氣很大所以只是婉轉的問。

「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剛才我坐下來時，我覺得有一對手攔腰的抱着我，令我不能動呢！」紅姐叫着，情不自禁轉過頭，往她背後的空座望去！

非但是她，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根本就沒有人，周圍都沒有人！

紅姐的話，如果不是她自己編的，那即表示這戲院……

正當所有人面面相覷之時，突然，薛靖衝到紅姐的面前，一把摟她，道：「你昨晚一定是休息得不好，所以太累了，今天到此為止，你回去早點休息吧！」

「薛導演！我……」紅姐驚訝的看着薛靖，對薛靖的突然體貼，有點不能置信似的！

「阿標！你帶紅姐回去，我們跳場戲來拍好了！」薛靖只是拍拍紅姐的肩膊，示意她不用太緊張，接着就向一個劇務嚷道。

在場的工作人員，包括紅姐自己在內，見到薛靖這麼說，都感到萬二分奇怪！

熟悉薛靖，或者跟隨過薛請工作的人都知道，薛靖是出了名嚴謹的導演。他拍戲，從不准許人遲到早退的，在片場裏，他兇得有點失去人性似的，像此刻對待紅姐那份人情味，簡直完全不是薛靖平日的作風，所以大家都感到十分詫異！

「還站着幹甚麼？一會送完紅姐回來，還要開工！」薛靖見劇務發獃的呆樣就不耐的罵道。

「薛導演！我剛才……」紅姐想起剛才的經歷，她覺得有必要向薛靖解釋清楚，以免被誤會自己大驚小怪還是怎麼的。然而還未有機會開口，薛靖不知是不是不耐煩還是故意打斷她的話，根本不讓她說下去！

「回去休息吧！我先跳拍其他的！」薛靖說完，根本不給機會紅姐說下去，就轉身走

了！

副導演望了望薛靖兩眼，心裏面想到的話，始終還是擱不住要說出來了！

「薛導演！你是一早知道戲院有鬼的？」

薛靖似乎預料不到他這助手忽然會對自己說那樣的話，所以，很驚訝，抬起頭來瞪着這個助手，問：「你說甚麼？」

「你早已知道那戲院有鬼的？」副導演重複剛才的話。

薛靖沉默不答。

「薛導演！紅姐真的被鬼抱住！她發誓說是真的！」

薛靖仍舊不語。

「這樣瞞下去也不是辦法，已經有些工作人員說要請假！」

「是梅小紅自己多嘴，他根本一點惡意也沒有！」

薛靖這麼衝口而出，副導演馬上脫口而呼：「果然有鬼！」

薛靖登時知道自己終於上當，承認自己知道戲院內有古怪的事，不過此時要否認也不能了！

「你自己說，我們已經在那兒開了幾天工，不是相安無事嗎？就是梅小紅自己要多嘴！」

副導演也不是見識少的人，拍電影，經常在外景場地見到鬼怪的事，這不是頭一次，所以不特別驚訝！

「但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你怎會一早知戲院有鬼的？」副導演又問。

「他本來是我的老朋友嘛！」既然已經說了開頭，不在乎說明真相！

「舊友？導演原來你還認識那個鬼魂的？他生前是你的朋友，怎麼會跑到戲院裏的？」

副導演十分驚訝，一口氣問出了幾個問題來！

「我不知道他是誰，不過小時候，我常往這兒看電影，無意中發現他的存在！」

薛靖的思緒一下子扯回多年前去了。

「那陣子，我沒甚麼錢的，但很喜歡看電影，所以大人給我的零用錢，我常用來看電影，不過那些錢僅僅夠買一張前座票。但那時我們有很多辦法換個好座位的！」

薛靖說到這兒，副導演已搶着說：「我知道，電影一上正畫，或者燈全黑了，就摸到後座去！」

薛靖點點頭道：「對，就是這樣！我第一次發現戲院有鬼，就是因為溜到後座找位子，那時燈剛熄了，周圍也特別黑，我找了張單邊的座位，就坐下來，可是當我一坐，那感覺很可怕，因為像有甚麼擋着那張椅，我竟無法坐下去！」

副導演聽薛靖說到這兒，吁了口氣，道：「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坐在那鬼魂的身上！」

「唔！」薛靖點了點頭，然後道：「現在說起來，當然不覺得怎樣。但當時我只是個孩子，又是在黑暗中，真是嚇得沒差點尖叫。梅小紅咋大的情形，我可以想像，那完全就是我童年時第一次坐在那鬼魂身上時的反應呢！」

「那麼你當時怎樣辦？」副導演雖然一點也不害怕，但卻有着極大的好奇，想知道那究

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忙追問下去。

「我當然嚇得忙跳起來，回頭一看，竟見到一張三十歲左右的男人的臉孔，對着我做鬼臉。第一印象很深，因為那張臉是青色的！我登時怕得從座位上跳起來，沒命的跑回前座，有好久，都不敢再往後座去！」

「但聽你的口氣，你似乎對戲院的鬼魂，不是太憎厭，而且還有好感，又是甚麼道理？」

「你知道，小孩子很善忘，坐在前座第一排，抬起頭來看戲的感覺，並不太舒服，所以過不了多久，又悄悄溜去後座了。一直沒有再發生那種事，直至幾個月之後，有一回我又往後座溜，當時趕着找座位，不知不覺，又坐到那個見鬼的座位上，感覺仍像給人抱着，想掙扎又掙不開，可是過了不多久，卻發覺那鬼魂是一番好意的！」

「怎麼一番好意呢？」

「他讓我坐在他的身上，等於孩子坐在大人的膝上看戲，我當年長得還很矮小，就是坐

在椅上，前面的觀眾，往往把銀幕遮了一大半，但那時由於那鬼魂抱住我，反而讓我看得清清楚楚。說出來你或者不相信，我與那鬼魂就這樣默默，有份感情！」

副導演聽完薛靖的故事後，恍然大悟的叫起來：「我知道了！這家舊戲院有一行座位單邊特別少了張椅子的，一定就是那個鬼魂常坐的位子，怪不得那樣奇怪！」

「哼！那些人真絕，其實那鬼魂不過是想看戲，何苦要迫得他那麼緊的？」薛靖有點憤慨的道。

副導演見到他這種反應，笑道：「導演！很少會有人像你這麼大膽的，敢情是那些觀眾投訴得多，戲院為了息事寧人，才出此下策吧！」

一切真相大白，拍攝的進行自此之後，十分順利，再沒有聽紅姐說過甚麼了。

薛靖相信副導演做了點工夫的原因，就是紅姐再不敢埋怨戲院有甚麼不妥當了！拍完舊戲院的內外景，薛靖的戲還有四分三未拍，接下來的日子，他忙得日夜顛倒，除了拍攝工作的進程外，他幾乎是甚麼也沒有去留意了！

直到影片全部「殺青」，只餘下剪接的工作。某一天，薛靖在剪接時，突然間聽到一段新聞報告，令他整個人也跳起來！

「……在本市最古老的戲院，今晨發生工業意外，一名拆卸工人，在清拆戲院裏的座位時，突然被座位中的一條廢鐵，插入背部，現已送院救治，情況危殆。據現場工作人員聲稱，意外非常罕見，有關當局派人前往調查！」

「戲院是他家，他們要拆毀它，他抗議了！我早勸大老闆不要拆的！」薛靖激動地說。

隨形

薛煥然在酒店房內夜半驚醒，感覺有甚麼從腳背直踩上胸口。本來孤身到日本新宿談生意，回港時卻變成「兩位」同行。豈料因此交上邪運，打麻雀自摸「大三元」。高人説，絕牌糊出了未必是好事，鬆章可避過一劫。那麼，他該糊牌呢？還是要打出去？

猶有餘悸。

到現在為止，提起上次在東京的事，薛煥然仍猶有餘悸。

那次他在新宿。住酒店。

偏偏為公事而獨個去日本，一個人住酒店，事後公告天下，沒一個相信他的話。

那是新宿一家頗大的，設備也非常現代化的酒店，秘書替他訂的。每次出門，都是由秘書代訂酒店，他個人從來沒甚麼意見。只是，今次他曾經加了一句，就是希望要一家自己從未住過的酒店。

一年會到東京好幾次，他喜歡每次住不同的酒店。

入住這一家酒店後，一切都沒甚麼不妥。頭一兩晚，他談完公事，晚上總有應酬，很夜才回酒店。洗個澡，跟香港的秘書通個電話，交代公事，問問情況，便倦極上床了。

然而第三晚不一樣。

是臨走前的一晚，當地生意上的朋友為他餞行。晚飯後，還帶他往銀座的夜總會消遣，

他返到酒店時，已是淩晨二時多了。

因為喝了幾杯酒，他不敢馬上洗澡。只洗了臉，刷了牙，便上床了。

上床時，只覺得很累，一碰枕頭便很快入夢。

怪事發生在他好夢正酣的時分。

一陣異樣的感覺，驟然而來，無法抑止。由是更覺可怕。

簡直怪異到極點。

他記得清清楚楚，當時他躺在床上，臉向天花板而睡，身上蓋着酒店的薄毯。半夜驚醒，竟覺有人自他的腳背一直向自己的胸口走過來。

正確點，是有人踩在他的腳背上，一直沿腳，大腿，往他胸前踩着走。

事後他告訴別人，沒一個肯相信。聽者皆説這根本不可能，就算那人身輕如燕，一般人的腳背骨，也不可能承受那麼重的壓力。

但，薛當時卻真的覺得自已雙腳被踩。那完全是一種痛楚，由腳向大腿，小腹，然後胸

口，蔓延。

他要大聲叫。可是，既叫不出來，亦一動也不能動。

但記得清楚，他是可以睜開眼睛的。一開眼，的而且確見到一個人站在自己身上，可是從他仰躺的角度，居然見不到那人是甚麼樣子，只依稀覺得，對方似乎是男人。

企圖移動頸部，改變自己的視線，好看清那男人。突然，壓在他身上的重量沒有了，那男人消失在眼前。

如夢如幻。

每個朋友都說，這是他的幻覺。亦有朋友認為，是他醉得一塌糊塗而做的夢。

如果僅僅如此，薛也不會那麼耿耿於懷。

事情仍有下文。

當時他身上那人突然失去蹤影，他已嚇得整個人跳坐起來。

馬上把全房的燈都亮着，觀察每一個角落。並沒發現甚麼可疑的物體。

口中喃喃自語，告訴自己，那只是一個夢，不必緊張。

到底是見過世面的人，又經常住不同的旅店。有關店中遇鬼的事，過去也聽不少，亦以為剛才只是個惡夢。於是，再次躺下來。

但，這一次才躺下不久，他便聽到一陣水聲。

當然不是夢。

瞪着眼的薛，記得清清楚楚，當他上床前，因怕喝酒後沐浴會出事，所以只洗臉刷牙便上床了。他極確定自己關好水龍頭的。

每間新式酒店的龍頭開關都不同，今次入住這一間的水龍頭，不是旋轉，而是向上下壓的。故此他特別記得清楚，自己的而且確關了水龍頭。

如今耳畔傳來淙淙水聲，絕對是由他房間的浴室傳出來。

「不可能的，誰跟我開玩笑？」

他驚魂未定，但叫他躺着不管這水聲卻不能，萬一自己真的忘了關水龍頭，水浸睡床，

那怎麼辦？

雖然心裏不無懼意，但還是連忙跳起來，準備到浴室看看。

才坐起來，眼睛往地上一望，找拖鞋。

豈料一看之下，卻大吃一驚。但見浴室門口早成澤國，非但如此，水還不斷流出來——

雖然房間鋪滿地毯，但一眼望去，地毯早吸飽了水，酒店的拖鞋，已飄浮起來。

「老天，這還得了，若水都往外邊走，酒店豈不要告我？」

於是，薛忙跳下床，準備撲去浴室關水龍頭。

腳甫到地，他觸電般呆了。

滿以為自己一腳濕漉漉的。

可是他雙腳乾乾的，那裏有濕的感覺。

望着自己的腳，望着明明濕得滴水的地毯，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後來怎樣了？」萬世杰是第十個聽他這次經歷的朋友，聽到這兒，忙不迭露出極不以

為然的神色來。

「你猜？我衝入浴室，果然見水龍頭正不停在漏水……」

話未完，萬又開口了：「然後，你伸手過去，卻感覺不到有水流過你手，是嗎？」

「——你怎知道的？」

「猜也猜得中，你根本是做惡夢，當然不會真的漏水！」萬笑嘻嘻。

薛馬上呆了，同時失望到極點。

「為甚麼所有人都不肯相信我？我說的是千真萬確的事，我不是做夢，當時我百分百清醒！你不信可以問問酒店的人。我關了水龍頭，不敢再睡，便跑下樓去，要求換房呢。」

「就算要換房也不稀奇。你作了個惡夢醒來，驚得要換房，但當時你實在太驚慌了，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

「是真的，你們為甚麼都不肯相信我？」

「老薛，我不是不肯相信你，而是沒這種可能。說你遇鬼，有鬼在你身上走，踩得你很

痛，可是，鬼根本沒重量呀。你怎會覺得又重又痛？」

「……我沒說過那一定是鬼。」

「這更沒可能，不是鬼，難道是人，有人可以踩在你腳和腿上走，你還不受傷？」

「老薛，我看你是有點精神緊張，所以才會這樣，還是放鬆點，不要記着這件事。你想想，若真的像你說的見到鬼，你還可以這麼輕鬆嗎？」

「為甚麼所有人都不肯信我？我是千真萬確的遇了鬼，自回來後，誰說我沒事？我就感到混身不自在，好像隨時隨地都有事要發生似的。」

「你這是心理作用，放開點，保你甚麼事也沒有。」

薛放棄再為自己申辯，只默默喝着啤酒，萬見他這樣子，卻又主動開口了。

「我們都是好朋友，不妨跟你說明白，你最好別再到處談你在日本住酒店的事。現在已開始有人在背後說你閒話了。」

「說我？我有甚麼可給人說的？」

「你自己當然不知道，你到處跟人談日本遇鬼的事，一副憂愁樣，現在人家傳你瘋瘋癲癲。」

「我瘋癲？我只是說真話，那些人怎可以這樣說我的？」薛聽了，萬分委屈在心頭，動氣的說：「我又沒得罪人，他們怎可這樣中傷我？」

「這又怎能怪人？所謂江湖是非多，你老兄買賣做得那麼好，本已夠招人妒忌了，現在你突然有事發生，人家藉此機會大造文章，你還不明白嗎？再這樣下去，不是嚇你，只怕對你的生意都有影響。所謂一沉百踩，人家一歧視你，你就麻煩了。」

薛不是今天才在社會上打滾，萬的忠告，他如何會不明白。

「世杰，謝謝你這樣提醒我，我再也不會那麼傻，隨便跟人說日本的事。因為我終於明白，根本沒人肯相信。」

「你別怪人家不信，這……」萬看出薛內心的不滿，便道：「其實你很難怪我不信的，怎可能見到水而踩下去又沒有？你自己都解釋不出所以然來吧？我們沒親歷其事，聽了你的

話，很難不覺得似天方夜譚的。或者你應找個懂得這方面事情的人問問，一般朋友，根本不可能幫你。」

「我明白，完全明白了。」薛憂鬱的說：「只怕有天我真出了事，大家就明白，我今天根本不是說謊。」

「千萬不要這樣想！你要是這樣鑽牛角尖，明明無事，也會變有事呢。」萬很嚴肅的說：「你聽我話，去找懂得玄學的朋友，或者只有那些人才能幫你。」……

薛很久也沒試過睡得那麼熟。或許自日本回來後，每天都失眠，他的精神困倦極了，所以這晚上床前，乾脆吃半粒安眠藥才睡。

安眠藥發揮了它的性能，上床不久，他就迷迷糊糊的入了夢鄉。

但是，明明睡得很熟，忽覺得一陣心跳，彷彿要整個從胸口跳出來。動物的本能反應，他感到自己面前，有東西在擾攘着。

就是那樣，忽然因一陣不安的心跳而驚醒過來。第一件事，當然睜開眼睛，眼睛一呼

開，他見到一張臉。

距離自己吋許的一張人臉。

但是，彼此距離實在太近了，簡直鼻尖貼鼻尖，所以，薛根本見不到那張臉的樣子。

不過，由於湊得太近了，他可以感到對方的呼吸。

他當然清楚知道，自己是獨居的，睡房不可能有別人。驟見眼前一張面，他忍不住尖叫起來。

奇怪的是，他一叫之下，眼前那張人臉馬上消失了。

薛跳坐起來，望着熟悉的睡房。除了自己之外，根本甚麼也沒有。

「不，不會是夢。如果是夢，我不會感到那人的氣息往我臉上噴的。」心裏叫自己盡量冷靜，但當他檢討自己剛才所遇的事情，實在無法接受自己是在做夢。他清楚知道，自己是在預感的不安情況下醒過來的。

「是鬼吧。若是人。怎可能一下子便不見影踪？」薛又自言自語：「但怎可能是鬼？鬼

根本不會有呼吸。」

他不敢再睡，便起來在全屋走動一遍。雖說想尋找一下，但他心裏明白，根本不會找到甚麼的。自己剛才一叫，「對方」就沒人影，可見並非尋常之輩。欲尋之，哪有這易。

「世杰說的對，一定得找人幫幫。不可能沒事的，一定有甚麼將會發生了。」薛自忖。

志能上人。

日本旅店的經歷，夢中不安，醒時突見一張人臉距離自己跟前不及一吋——種種經歷，薛一一告訴這身穿黃衣，年約四十多歲的志能上人。

志能上人，修佛學，同事胡成昌的介紹。據說上人精通降魔伏妖，鎮邪治鬼之術。因薛堅持自己遇上的是極邪門事，胡多番聽他說遇邪經過，又親見薛的精神越來越差，便把這位有道行的上人介紹給薛認識。

初見上人，薛有點失望。他不能置信，眼前這年只比自己大少許，衣着與自己差不多，還戴了副名牌墨鏡的男人，會是異人。

不過，上人有點怪。身上穿的全是黃，明黃、淺黃、棕色，總之離不開黃色系列。

這人很好耐性，聽完薛的話，有些地方不大明白，又會再問薛。

「上人，到底我遇鬼還是撞邪？」

「不用太擔心，你遇上一隻頑皮鬼，才會受到捉弄。我給你一道靈符，一串佛珠，你回去貼在房門及床邊，這頑皮鬼自不能再來捉弄你了。」上人微笑。

薛擔心得茶飯不思，不想上人聽完，全當作等閒事處理，不由得感到十分奇怪，同時還有點懷疑。

「對方真是鬼？」

「難道，你以為人可以馬上消失？」

「當然不，但我記得很清楚，我半夜睜眼醒來，發現面前有張人臉，離我不到一吋，『他』瞪着我時，我感到他有呼吸。」

「誰告訴你鬼魂就沒有呼吸？」

「甚麼？鬼魂會呼吸？若有呼吸，那還會是鬼嗎？」

「你做過鬼嗎？」

「開玩笑了。」

「既沒做過，如何知道鬼一定沒呼吸？」

「這……」

「薛先生，不知你有沒有聽過，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假如你不信我，可以不來找我的。」

「我當然不會不信上人。只是，我是普通人，又從沒遇過這回事，我想多了解究竟是怎麼回事而已。」幸好薛的腦筋也算轉得快。

「有甚麼稀奇，但凡旅館客棧這種出入的地方，自然多遊魂野鬼的。這些遊魂野鬼像人一樣，種種性格都有，你遇上的是個捉狹鬼，所以這樣頑皮，又捉弄你，又踩在你身上行走，又開了水喉跟你玩。」

「但我就是不明白，何以那捉狹鬼跟我玩水時，我當時明明見水，但踩下去，地毯卻是乾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這有甚麼稀奇？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過，有些鬼魂很喜歡捉狹別人。你遇上的是捉狹鬼，他便用掩眼法，令你以為酒店的浴室水龍頭開了，教你驚慌。說真的，你已經很好運，遇到最友善的鬼魂，所以本身沒甚麼大傷害。你聽我說，拿了這道靈符及佛珠回去，捉狹鬼自然會收斂的了。」

心裏還有些半信半疑，不過還是謝了上人。

商業區的午飯時間，很難不遇上熟人，這天薛就在餐廳還上相熟的同行老霍。

「阿薛，氣色不錯呀。怎麼了，再沒有精神恍惚了吧。」

「你說早陣子？現在好多了。」老霍的口中，說的是上個月的事。

當日從日本回來，薛因酒店遇到的事嚇得驚惶失措，每見到朋友及同行，皆提及此事。在他的朋友圈中，差不多每個人都知他在日本的酒店遇鬼。

只是，大部份人覺得十分離奇，所以不信他所說的事，都認為他是工作過忙，把自己鬧得神經過敏。

當時薛的精神極差，故此現在老霍見到他會這麼說。

「你可說得不錯！最近我的精神好多了。」

「那很好呀。早陣子見你做甚麼都沒心機似的，我不知多擔心。本來就說你精神太緊張，現在終於想通了吧？」

「不是我想通了，我在日本真的遇了鬼，而且那鬼魂還隨了我回來。還好我遇上高人，替我把鬼鎮住。」

「真的？居然有這種事？」

「你不信便算了，但那是千真萬確的。自從我把靈符及佛珠放在家中，真的不再有事了。」

「那很好呀，只要你覺得心安便行了。對啦，你現在既已恢復精神，我明晚跟阿彭、萬

世杰他們雀局，來不來？」

「為甚麼不？我很久沒跟大家聚聚了。」薛馬上答應。

其實，薛未在日本旅店出事之前，是個相當活躍的人。只是出事後，每跟朋友說起，大家都把他當作瘋子。

現在心頭大石已經解決，他當然極開心，故此也想出來玩玩。尤其他們做生意的，不經常與行家一起聯絡，會少許多聯繫的。……

每個人都說薛跟前陣子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不過這只是開始時的一些應酬話。牌局開始不久，大家都進入緊張狀態。誰都無暇說話，集中精神於自己及枱面的棄牌上。

薛剛拿了副十分漂亮的牌。

三隻發財、三隻紅中、三隻白板、八萬、三隻九萬。只要有人打出七萬或八萬，他都可以糊牌，而且會是一副贏盡的牌。

最難得的是，此時枱上只有三十張棄牌不到。看樣子，其餘幾個人尚未齊章叫牌，加上

枱上各有一張七、八萬，看來隨時還會有人打出來的。

薛極緊張。自懂牌性以來，從未試過拿那麼漂亮的牌，當然希望糊得出。

正當他緊張地望着對手打出來的牌時，突然有把如蚊蚋的聲音在耳邊響起：「你等會兒摸的就是八萬。但我警告你，不能糊牌，要把牌打出去！」

不可能聽錯的。薛整個人呆住了。

怎會這樣的？

薛十分驚慌。但當着朋友面前，他強迫自己沉着氣，勉強鎮定自己。

凝神再聽，究竟是否真有耳語？

那聲音卻像猜透他的心思似的，又沉寂下來了。這時他的上家已打出牌，輪到他摸牌了。

「記得我的話，摸到牌不許食糊，否則你過不了後天，好自為知！」正當薛伸手摸牌時，耳畔那聲音又響了。

想叫，但又有點又相信會那麼巧合。

沒有立刻把牌拿起來看，但憑姆指撫着的凹凸感覺，薛整個人都呆了。

不需看，正是八萬。

耳畔那聲音並沒預告錯誤。

現在該怎麼辦？明明是自摸，這張牌可以令薛贏得半部小汽車，因為他們的賭注十分可觀。然而，那個怪聲音的警告和威脅，卻使薛猶豫不決。

「老薛，你這是幹甚麼？要等誓願才打出來嗎？」

「可不是，你一向打牌都不是那麼慢的，今天怎麼了？是大牌嗎？」

牌友已經在催促了。薛抓住那張八萬，望了一眼。還是遲疑不決。

「到底打不打？」在他下家的老霍很不耐煩。

「把牌都攤開來，讓我們教你好了。」萬在對面調侃他。

看着自己手上的牌，薛心跳加速。

一種反叛的心態，突然從心底產生。

「我為甚麼要聽你的？你是何方妖孽，有本事便站出來！人生難得『大三元』。我偏要糊！」

薛在心裏鼓勵自己，然後吸口氣，把手上的八萬聯同其他的牌一起翻出來。

「自摸。」

「甚麼？你糊出了，這手牌……天！是『大三元』。這怎得了？」牌友之一的郭浩義首先慘叫起來。

「你這傢伙，不動聲色，居然糊出這麼一副牌，我打牌以來，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的牌！」老霍也在叫。

「別管那麼多，統統拿錢來！」薛興奮的説着。

奇怪得很，正當他高興的收錢時，彷彿有個冷哼在他的耳畔響着，但當他凝神去聽，卻甚麼也聽不到。

「今晚真邪，半晚未見老薛糊牌，一糊卻是這麼一副絕牌。老薛，你可當心。」老霍突然道。

「當心？甚麼當心？」

「人家說，這種絕牌，最好不要糊出來，糊出了未必是好事，你聰明的話，便由現在開始鬆章。今晚輸錢，可能還可以補救。」

「唬我？才不信呢。這麼難糊的牌都給我糊到，我從此走運才是。」嘴裏雖然這樣說，但薛開始有點兒不安。

「老薛，別以為老霍嚇你，這麼絕的牌都讓你糊來，根本不是好事。何況你的膽量又那麼小，我看你要小心一二。」萬也在旁說：「我真的未見過人糊出大三元的。」

「你們算嚇我？我不怕的，這有甚麼稀奇，一定有人糊過這樣的牌。十三么那麼難糊的牌，不是經常有人糊出來？」薛還是十分口硬。

「算了，你不信也沒法，趕快打吧，我們要翻本呢。」……

這夜，薛手風極順，一個人大吃三方。幾個牌友輸得心服口服，他自己當然很高興。

然而回家後，卻開始有點擔心。自己真的吃得太盡嗎？萬一真應了朋友所說的……

最重要的是，他記得，當他快要摸那張八萬時，耳畔明明有個聲音警告自己。不過，他因為家中貼了靈符，身上還掛了串佛珠，才會有恃無恐。

「不會有事吧？不了，小心點，明天找上人問問。」

心裏作出這樣的決定後，便如常上床。反正屋裏沒任何古怪，他有信心，屋裏貼了靈符後，就算有邪靈也不能入屋。

然而他估計錯了。

當他睡到半夜，全身突然有蟲蟻走的感覺，使他驚醒過來。

可是，他雖然十分清醒，但今次卻連眼也睜不開，莫說動彈了。

耳畔卻有個熟悉的聲音在響着：「你好呀，你居然不聽我的話！叫你不要糊牌，為甚麼偏要？現在可好了，贏了很多吧？」

「你是誰？為甚麼要管我的事？」

「我還未向你追究，居然請人來治我？膽子也太大了！」

「你想怎樣？不要捉弄我，我不怕你。」

「你以為一道靈符可以治得了我？作夢。」

「你想怎樣？」薛雖然動彈不得，但卻能開口。想起上人説過，捉狹鬼只是惡作劇，奈何不了自己，便道：「我不怕你，你是鬼我是人，你奈何得了我甚麼？」

「好，有種！等着瞧吧。」那捉狹鬼似乎給薛氣壞，罵了幾句後，薛突然全身似解脱了一樣，回復活動能力了。

他同時信心大增。一直以來，他為自己在日本酒店帶鬼回來的事憂慮不已。自從志能法師給了他靈符及佛珠後，他信心大增。今次不理鬼魂警告而糊了大牌，初時還有點不安，但如今那鬼魂都奈何不了自己，他覺戰勝那鬼魂。……

「警告你，再摸兩把，有一張『一筒』等着你，你最好不要糊，否則一定後悔！」薛抓

着一副好牌，耳畔又聽到跟隨他那捉狹鬼的聲音。

經過這些日子，他早習以為常，故此根本不理。尤其那捉狹鬼每次提出的預告必然兑現，反倒使他對自己贏錢的大有信心。這時他也不理鬼魂警告，歡天喜地的準備摸牌，而且這把是清一色的筒子，糊出來便可以贏幾萬元。

果然，兩把牌之後，薛一把摸下去，憑觸覺已知是「一筒」了。他很自然的便把牌攤開來。

「怎麼搞的？又自摸？清一色？」坐在他下家的一位同行關禮和用充滿狐疑的口吻說。

「一圈牌中，你糊了三次。從開場到現在，你獨個兒糊了八成牌。不可能吧？」另一位朋友老霍也極不滿。

「每一次糊牌都自摸，有這湊巧？」

說話的是坐在薛對面的萬。他們本是頗談得來的朋友，但此刻萬卻以極不以為然，充滿懷疑的聲音責難老友。

薛不得不臉色一沉：「你這是甚麼意思，別以為我不會聽。」

「你會聽最好，你心裏明白。大家都是同行，打牌不過聯絡感情。你要好處，何必在同行身上找？」關冷冷的說。

薛氣得全身顫抖，罵：「你，這是說，我，騙你們？」

「大家同行，你也真太過份了，要找好處，走遠點嘛。」老霍加入戰圈。

薛更氣了：「你們怎可以這樣，輸了，想不認數？」

「不是不認數，但你也不能把人家當作傻瓜。怎可能一圈牌不到，又是清一色，又是十三么？我就不信一個人的牌運好得這樣子。」老霍冷然道。

薛的目光往幾個牌友臉上輪流望去，但覺三人冷冷的，似乎認定自己出千騙他們。一種說不出的委屈，教他一口濁氣往上湧，便道：「你們現在想怎樣？願賭服輸，莫非你們想用這樣的方法賴賬？」

「我們賴賬？豈有此理，你出千，我們還未找你算賬，你竟開口辱人？」萬也氣得顫

抖。

「你敢再說一句，我出千？」薛忽然拍一聲把牌拍在枱上，向萬喝。

「想怎樣？打人？是的，我就是說你出千，你敢如何？」萬不甘被恐嚇，反唇相譏。

分不清哪一個先動手，到最後，薛受了重傷，送院時已昏迷。

是如影隨形的捉狹鬼作弄他？還是糊絕牌確實不祥？

他已無法分辨了。

死無對證

深夜暴雨，符錫政忽發好心讓一個陌生人坐便車。但好心不得好報，路上就遇上車禍了！第二天落口供時，同車的證人卻失蹤了，警方竟説在一星期前就找到了此人的屍體。這怎麼可能，那天坐在車上的人明明是活生生的！

滂沱大雨，在此深夜時分，在近郊的公路上，雖然車輛稀少，駕車時始終仍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的，因為，這條公路，一直都是交通意外最多的，而且，有關的傳説，也特別的多！

符錫政兩手緊握方向盤，車前的水撥子，速度已經開到最快，但雨實在是太大了；公路兩旁雖然都有霧燈，可是，橙黃色的燈光射下來，似乎並不能衝破濃密的雨簾，故此，路面的能見度不遠。加上路面雨水的反光，令他更難很清楚的視察路面的情況！

車上的收音機早已旋開，電台的唱片騎師剛播完流行歌曲，又是天氣報告的時候！

「……華南各地的天氣情況，大雨仍然持續，本地天文台從今晨到晚上七時為止，錄得的雨量紀錄是一百二十三毫米，預料大雨持續……」

符錫政聽到這兒，隨手就把收音機關掉，嘴裏喃喃自語：「真討厭！這長命的雨，不知還要下到甚麼時候，我的外景不用出了！」

也難怪符錫政這麼懊惱的，他是電視台的編導，這幾天，本來他負責執導的一部時裝劇

要拍外景的，無奈天氣實在太惡劣了，有兩組外景都迫於無奈取消了！但是，劇集並沒有多少存貨，他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會放晴。所以，聽到天氣報告此如，忍不住就把收音機關掉，以免心煩！

關掉收音機後，車外的雨打在玻璃和車身上的聲音，倍覺清晰了！

「哼！在這種天氣，尤其是這條公路，經常都會出事的，真要小心才好！」符錫政心裏在提醒自己！

雨勢依然沒有稍歇的趨勢，相反的，好像比剛才更厲害！

符錫政隔着左右不停擺動的水撥望出去，路面的情況不是太清晰，幸而，此刻已見是深夜，往來車輛很少，所以還比較好一點！

要知道符錫政所服務的電視台，就在這條公路差不多盡頭處那兒。他今夜剪接工作完成後出來，已差不多十二時了！因為自己有些疲倦，所以特別要提醒自己加倍小心！

就在他睜大眼，很留心路面的情況時，他見到前面路燈下，似乎有條人影站着！

發現這種情形，符錫政把車速不由自主放緩了，很本能的把頭湊近車前玻璃，要看清楚那到底是甚麼回事？

果然是一條人影，不過，在這滂沱大雨中，這站在街燈下的人，竟然沒有打傘，也像是沒有任何雨具！

「不可能吧？這兒前不見村，後不見店，正是公路半途中站，最少行人的地方，怎麼竟然有人？」符錫政這麼的想。而突然之間，他的腦海轉過一個念頭，他想起這條公路的一些傳聞！

登時，他打從心裏感到有點發毛，又自言自語起來：「不會那麼湊巧吧，真的給我遇上？」

正當他這麼想的時候，車已接近那路燈了，而燈下的人，亦看得清清楚楚了！

符錫政把車速減至最低，終於，停在那人所站的路燈下！

但見路燈下那人，除了沒有打傘之外，身上也沒有披任何雨衣之類，整個人濕淋淋的，

像「落湯雞」！他見到車子停在他的面前，似乎心裏也很詫異，故此，只呆呆瞪着符錫政的車子！

「喂！上車呀，載你一程！」符錫政見到那人不動，只有把車窗調低，然後對他道。

「我？」那人像是不相信有這麼好心的人似的，在雨中驚訝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問。

符錫政見他那種傻相，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說：「現在再沒有巴士或小巴的了，你不會等到車的呀，我送你一程吧！」

那人聽到符錫政的解釋，喜出望外，立刻就跳上車來！

當那人上了車，符錫政拋給他一條毛巾，道：「請你墊着椅子坐，我不想全車都濕了！」

那人忙依言去做，又說了謝謝！

此時，符錫政打量了這個人一眼，二十來歲的年紀，穿一件普通的恤衫、一條牛仔褲，看那打扮，似附近村子的人！

「你在附近村裏住的？這麼晚了怎麼還在街上等車？」符錫政問。

「我是來這兒找人的！我自己住在……」那人說了個村子的名字！

「沒聽過這村子！不過，這一帶村子很多，很多原居民，你也是吧？」符錫政並沒有對那人深夜出現在路上的身分有所懷疑！

雨仍然下着，一點也沒有歇止的意思，符錫政又問：「你上哪兒去？」

「在山下隨便哪兒放下我都可以，只要可以轉乘巴士就行了！」那人道。

「你知道嗎？我剛才不敢停車的，因為這條路上，太多謠傳了，都說不少駕車的人，老是在這種時候見到鬼魂……」

符錫政說到這兒，故意停了一停，向身邊座位的人望了一眼，那人的神情，突然變得很不安，甚至不敢接觸符錫政的目光！

「我很想看清楚一點，街燈下站着的你，有沒有影……」

正當符錫政說到這兒的時候，突然，車身劇烈的震盪了一下，然後就停了下來！

符錫政呆不了不及兩秒鐘，已立刻明白過來，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情！一輛車子，向自己的車子撞過來，現在兩部車子都橫在路中！符錫政哪裏還顧得跟那人說話，生氣的跳下車去！

「喂！你是怎麼開車的？我這車駛的這條是大路呀！你那車卻從小路轉出來，你不知道要讓大路的車先行的嗎？」符錫政衝向橫撞向自己車門的那部車的司機罵道。

雨水這時也迎頭的倒下來，但符錫政因為生氣，已顧不得其他了！

那部車的司機亦跳下車來了，他似乎自知理屈，便道：「對不起，老兄！我不是故意的，實在是雨太大了，我看不清楚！」

此時符錫政已看清楚，自己的車門，已經凹下去一大塊，心疼之餘，更是生氣了！

「報警呀！現在還有甚麼辦法？」

「先生！我的車頭燈也損壞了，既然大家的車子都有損壞，不若拉倒吧！」對方的司機說。

「拉倒？是你不對，你想不賠給我？最好找警察來了！」符錫政說罷，就走回自己的車裏，因為他的手提無線電話就在車內，他要打電話報警！

當他回到自己的車上，仍見到他義載的那人，坐在車廂中，但他對身邊發生的事，似乎有點不知所措，又似很不自然的！

「我想先……走了！」

「不！你怎可以走的，你一定要留下給我做證人，警察立刻就會到了！」符錫政道。

那人不敢反對，可是，不知為何，他的臉色，看來更加不自然了！

警察拿着皮尺，把兩輛車的距離和角度量了一次，紀錄下來，但那個紀錄的本子全都給雨打濕了，所以寫起來十分吃力了！

「唉！這要命的雨再不停，我們一晚不知要做多少次這種意外的報告。」警察也有他的煩惱！

「對了！」警察突然又向符錫政問道：「你說有個證人，可說明當時的情形？」

「是的！就是他！」符錫政忙指着仍坐在車廂中的那人。

「先生，請你拿你的身分證出來。」警察轉過身來，就向那人道。

只見那人的臉色又變了！

「喂！你聽到我的話嗎？我叫你把身分證拿出來！」那個警察見到車上的人呆呆的不動，很不耐煩的又對他道。

符錫政呆望着那人，他覺得那人的態度十分奇怪，正待要提醒他的時候，那人卻終於像醒悟過來，緩緩的伸手去自己的褲袋中，掏出一張濕淋淋的身分證，遞給那個警察！

警察接過之後，跟檢查符錫政的身分證時一樣，先用電筒照了那人的臉一下，再看看手上那張身分證，然後就道：「唔！你叫鄭國光？住哪兒？」

符錫政這時才知道，那個人叫鄭國光！但見警察登記了所有要知道的資料後，就把身分證交回那人，再向符錫政道：「你在今天或明天再到交通部一次，把今次意外發生的情形，跟

我們的同事說一次！」說畢，又對鄭國光道：「你也要來。」

當符錫政睡了一覺後，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自己的助手，告訴他自己今天要晚一點回電視台去，因為要往交通部落口供！

當他去到交通部，找到處理自己這宗案件的那組警員，把自己來意說明時，令他十分意外的，他接觸到的，竟是那警員投來詫異的眼神！

「我正要找你！」警員對他道。

「我知道今天要來的！」符錫政回答。

「符先生！我們有一件事要找你調查的，就是關於你的證人！」警員道。

「我的證人？」符錫政有點一頭霧水的感覺。

「先生，你知道嗎？你的證人上星期已經死了！」那警員向符錫政道。

「甚麼？」符錫政像聽到甚麼不能置信的話一樣，吃驚的叫起來，然後很本能的搖頭：

「不可能的，昨晚你們的同事也見到他的！」

「可是據我們另一組的同事轉過來的資料，鄭國光上星期被人發現死在半山區的一個叢林中！」

符錫政聽了那警員這麼說，登時有股寒意自心底裏冒出來！

他沒有理由連警方的話也不相信的，但如果那個鄭國光上星期已經死掉，自己昨晚見的，豈不是鬼魂？

「先生！現在怎辦？」符錫政問。

「現在也不知道，我們只能當此意外沒有證人，反正，在那條路上，這種事很普遍，以前，我們也有幾個同事遇過類似的事呢！」那位警員說得很平淡！

符錫政還是呆若木雞，他拼命的回憶昨晚的事情，少不免要自艾自怨起來！

「我這次是自找麻煩的，明知由公司出市區那條公路十分邪門，我實在不應該做好心的，今次惹禍上身了！」

符錫政想到這兒，又不禁聯想起平時在公司聽那些迷信的同事們所說的種種話！

假如不是招惹了那個人的話，根本不會發生這一宗意外！

「符先生！我們可以開始了吧？請你把昨晚意外發生的經過，從開始說一次！」

「是這樣的，昨晚我從公司出來的時候，大約是半夜十一點五十分了，當時……」

「算了！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招！老符！這一次，你怨不得人，都是你自己招的！」

在車上，符錫政的同事小甘對他說。

「我就是想不明白，當時，我已經很小心的了，還依稀記得，那人站在街燈下，地上是有影子的，我這才敢接他的；要不，我根本不會理他！」符錫政回答。

「你老兄自己也會說，當時的雨很大，怎麼可以看得清楚？說不定你是看走了眼！」小甘瞪了他一眼，又道：「不過，你可以這麼想的，今次意外，全靠你做好心，載那個鬼一程，要不，你這次意外可能還不止那麼輕微呢，凡事往好處看吧！」

符錫政聽了小甘的話，氣咻咻的說：「你還在說風涼話？」

「不！我說的是真話！」小甘繼續答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會令自己舒服一點

的！」

「可是，我實在不能相信，我真的遇見鬼！」符錫政對小甘道：「當時那姓鄭的給我的感覺，是很真實的，甚至那警員問他拿身分證出來的時候，那身分證也似是真的！」

「這敢情好！如果當時就讓你知道那是鬼魂，只怕你就不會那麼輕鬆了！」

兩人說到這兒，已經把車子開到停車場泊好，他們相約了一起吃飯的！

從停車場走出來，轉到馬路，他們要去的飯館就在街角。

正當他們快要走到街角的時候，突然之間，符錫政全身像墮入冰窖一樣，又像雙腳釘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

「喂！你怎麼不走？」小甘立刻發覺符錫政的異狀！

「我……我見到那個坐我順風車的鬼魂，就在我們要去的館子門口！」符錫政的聲音在發抖！

小甘聽他這樣說，立刻動容，向飯館子那邊望去，果然見到一個二十來歲的，面貌瘦削

的男子，在低頭獨行！

「真的是他？」小甘有點狐疑的問。

「是！是他！」符錫政聲音更緊張了，「絕對錯不了！我想追上前問問！」

正當符錫政的話說完，那個漢子剛抬起頭，似乎他也發現符錫政，他臉上的表情，也是一愕，然後，他就飛也似的，立刻就回身跑！

「你看！他這是幹甚麼？」符錫政很驚訝的叫着，而很本能的就發足狂奔！

可是，才開步，小甘與符錫政同時看到，那個叫鄭國光的人，竟在眼前消失了！他的消失，不是跑得快而不知所終，卻是如一縷輕煙，突然不見了！

「我的天！他……他真的是鬼魂！」小甘失聲的驚叫起來！

當符錫政在牀上被吵醒時，他看到門口的小甘，還不知發生甚麼事。

「這麼早？今天沒有外景吧？」

「你還睡？快看看今早的報紙！」小甘抓着他就道。

「有甚麼大新聞？」符錫政打了個呵欠問：「不是我們公司要結束吧？」

「別開玩笑了，快點看吧！」

當符錫政讀完小甘指給他看的新聞，整個人都呆了！

「怎麼回事？這個被人發現死在建築地盤的非法入境者，正是我們昨晚見到的鬼魂。但新聞說，前天黃昏，因為警方突擊搜查該建築地盤，他驚慌逃走才失足跌死的！」符錫政百思不解的道：「這就證明，我們昨晚見到的，果然是他的鬼魂了！但我撞車那晚……」

「已經是一個星期前的事了！」小甘提醒他。

「就是這話！那麼，你送他一程的時候，他明明還是人，不是鬼魂呢！」

「這到底是甚麼道理，何以警察局的人告訴我，他的屍體被發現在山邊？」

「你連這個也不明白？」

「怎麼回事？」

「在山邊發現的死屍是鄭國光，而坐你順風車的人，根本不是！」

「但他出示的身分證……」

「假的！他不知用甚麼方法，盜取了那暴屍山邊的人的身分證。別忘了他根本是非法入境者！」

「但當初警員要他出示身分證，是看對照過他樣子呀！」

「你自己也知道，當時雨勢大，看走了眼有甚麼稀奇，何況他還可以在身分證上換個照片。這個問題，警方自會調查呀！」

魂鎖石澗

作　　者　張宇
主　　編　潘麗瓊
責任編輯　林喆
助理編輯　江美玲
美術設計　三原色
出　　版　快樂書房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大角嘴角祥街25-29號
大志工廠大廈7樓C座D室
電話：3590 4775
傳真：3590 4630
電郵：info@joyful-books.com
網址：www.joyful-books.com

印　　刷　唯美印刷製作有限公司
觀塘道484號觀塘工業中心1期3樓D室
電話：2790 3212　傳真：2343 7340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09年9月/初版

ISBN：978-988-18612- 4-5

有「鬼故女王」之稱的張宇，以撰寫靈異小説而風靡全球華文讀者，多年來累積出版的作品集超過一百五十本。其作品既「神怪」，又「真實」，筆法深得蒲氏遺風，作品雅俗共賞。故事情節曲折奇情、悲歡離合，往往在天馬行空之時卻又是現代人的寫照。

她在加國蟄伏十年，經本社誠意打動，重出江湖，撰寫全新靈異故事《魂鎖石澗》，加入當年佳作，以饗讀者。

《魂鎖石澗》取材自二十年前一宗真實的恐怖「集體撞邪」事件。

李麗梅和同事結伴到大城石澗，遊玩時卻誤闖鬼迷陣，剎那間面黃似蠟，手腳冰冷，還露出凶狠而詭譎的眼神！眾人心知情勢危急，趁天黑前帶着麗梅找路逃走，處處碰上「此路不通」的警告牌。絕望之際，一位神秘老伯忽現眼前。

風景清幽的石澗裏，原來有一隻不散的陰魂，在等待着你……

ISBN：978-988-18612-4-5
9 789881 861245

定價：港幣 $59

快樂書房